

卷之四

艮齋先生薛常州浪語集卷第三十

風后握奇經

馬隆本作握機叙云風后軒轅臣也惟者帳也
大將所居言其事不可妄示人故云握機又稱
諸子總有三本其一一本三百六十字一行間有公
孫弘等語或云武帝令霍光等習之於平樂館
以輔少主脩天下之不虞今本行四字

薛氏銓定

按握奇經別有續圖記金草旗麾進退趨
闢之法今其文相揉蓋非末學所能離異
故并論而分別之

角音二

初警衆

末收衆

草音五

一持兵

二結陣

三行

四趨走

五急鬪

金音五

一緩鬪

二止鬪

三退

四背

五急背

韻一本
作趨

魔法五

一玄

二黃

三白

四青

一作赤

五赤

一作青

旗法八

一天玄

二地黃

三風赤

四雲白

一作青

五天前上玄下赤

六天後上玄下白

七地前上玄下青

一作赤

八地後上黃下赤

一作青

陣勢八

一本陣上別
有虎翼字非

天

地

風

雲

飛龍

翔鳥

虎翼

地蟠

二草二天金為金

三草三金為地

二草三金為風

三草二金為雲

四草三金為龍

三草四金為虎

四草五金為鳥

五草四金為地舊注此八陣名用金

鼓之制

其金草之間加一角音者在天為兼風在地為兼雲

在龍為兼鳥在虎為兼地加二角音者全師進東加

三角音者全師進南一作西加四角音者全師進西一作南

加五角音者全師進北執音不止者行伍不整

師一作金草既息而角音不止者師並旋

旋

三十二隊天衝

十六隊風

八隊天前衝

十二隊地前衝

十二隊地軸當作二

八隊天後衝

十二隊地後衝

十六隊雲

以天地前衝為虎翼天地後衝為飛龍風為地蟠雲

為翔鳥一本次縱布兩天上

右續圖圖者經之紀也

經曰八陣四為正四為奇舊注奇讀如字後人說天

為四奇公孫弘曰世有八卦陣法其中既不用奇正似非風后所傳未可參用

餘奇為握奇舊注奇讀如奇耦之奇解云說奇正者多矣而握奇云者四為正四為奇餘為

握奇陣數有九中心奇零者大將握之以應赴八陣之急處

或總稱之先出遊軍定兩端天有衝衝一本地有軸作衝

前後有衝一作有風附於天雲附於地附一作輔衝有重

列各四隊前後之衝各三隊風居四維故以圓軸單

列各三隊前後之衝各三隊雲居四角故以方天居

兩端地居中間總為八陣作為一陣訖遊軍從後躡敵

或驚其左或驚其右驚一作警聽音望麾以出四奇

作生天地之前衝為虎翼本有間字風為蛇蟠圍繞之義

也圍繞一虎居於中張翼以進蛇居兩端向敵而蟠

以應之天地之後衝為飛龍雲為鳥翔突擊之義也

龍居於中張翼以進鳥披兩端挾一作鳥向敵而翔以

應之虛實二壘一作軍皆逐天文氣候有所字向背山

川利害隨時而行進一作以正合以奇勝一無天地以

下八重

以列或曰握機望敵即引其後以特特角前列不動而

前列先進以次之而公孫宏曰傳項氏陣法依此注下

誤下故遺或合而為一因離而為八各隨師之多少

觸類而長機四字疑文之行天或圓布不動一作天

或圓布或圓布不動或圓布

或圓布或圓布

或圓布或圓布

或圓布或圓布

不前為左後為右一本左右天地四望之屬是也
下有風天居兩端其次風其次雲
象二字天居兩端其次風其次雲
其次左右相向是也此為靜弘曰地方布風雲各在前
雲衝左右相向是也此為靜弘曰地方布風雲各在前
後衝之前前字無上天居兩端其次地居中間
次天兩地為比是也為公孫弘曰此為動為從天陣變
中間兩地為比是也為公孫弘曰此為動為從天陣變
圍不定其形故為動也一本自公孫弘曰動靜二義
皆雜出經文中一作天龍者象龍
縱布天一一作天龍者象龍
天二次之作一作天龍者象龍
一地下縱布四風一地下無天地字一無居其
其右後衝居其左右後衝五字

雲居兩端虛實二壘則此是也一本下有此為動也
公孫弘曰人多傳韓信注釋天或圓布已下與此微
有差異而范蠡樂毅之說相雜今亦錯綜於其中其
部隊或三五或十或五變通之理寄之明哲不
復倫載近古以來其文不滿意尺多憑口訣以相傳授
予今於難解之處增字發明之耳一本其部隊上下
五稱與此異者或變通由人以為經文誤也
氏稱與此異者或變通由人以為經文誤也
經而以此有衝止觸類而長列於續圖雲為翔鳥之
尚如今馬本有衝止觸類而長列於續圖雲為翔鳥之
馬隆總述

治兵以信求勝以奇信不可易戰無常規可握則握
可施則施千變萬化敵莫能知
正陳讚

動則為奇靜則為陳者陳列戰則不盡分苦均勞佚
輪轍輒定有兵前守後隊勿進

天陳讚

天陳十六內方外圓四面風衝其形象天為陳之主
為兵之先潛用三軍其形不偏

地陳讚

地陳十二其形正方雲生四角衝軸相當其體莫測
動用無疆獨立不可配之於陽

風陳讚

風無正形附之於天變而為蛇其意漸玄風能動物

萬物驚鳥蛇能圍繞三軍懼焉

雲陳讚自太公范蠡以來風雲無正形所以附天地

雲附於地則知無形變為翔鳥其狀乃成鳥能突擊
雲能晦冥千變萬化金草之聲

奇兵讚舊在正陳下移此以便乎讀

古之奇兵兵在陳內令人奇兵兵在陳外兵體無形
形露必潰審而為之百戰不昧

飛龍

天地後衝龍變其中有手有足有背有胸潛則不測
動則無窮陳形亦然象名其龍

翔鳥

鷲鳥擊搏必先翱翔勢凌霄漢飛禽伏藏審而下之
下必有傷一夫突擊三軍莫當

地蟠

風為地蟠地吞天真勢欲圍繞性能屈伸四季之中
與虎為隣後變常山于尾相因

虎翼

天地前衝變為虎翼伏虎將搏盛其威力淮陰用之
變化無極垓下之會魯公莫測

合而為一離而為八

合而為一平川如城散而為八逐地之形混混沌沌
如環無窮紛紛紜紜莫知所終合則天居兩端地居
其中散之一陰一陽兩兩相衝勿為事先動而輒從

遊軍

遊軍之形乍動乍靜避實擊虛視羸撓盛結陳趨地
斷繞四徑後賢審之勢無常定

金草

金有五草有五退則聽金進則聽鼓鼓以增氣金以
抑怒握其機關戰不失度

執鼓

紅塵戰深白刃相臨勝負未決人懷懼心乍奔乍背
或縱或擒行伍交錯整在執音

麾角

魔法有五光目條流角音有五初驚末收麾者指揮
角者驚覺臨機變化慎勿交錯光目一作光自

兵體

上兵伐謀其下用師棄本逐末聖人不為利物禁暴
隨時棄衰禁蓋不得已聖人用之英雄為將夕惕乾乾
鷙鷙關其形不偏樂與身後勞與身先小人偏勝君子
兩全爭者逆德不有破軍必有亡國握機為陳動則

多者逆德似欲而

為賊後賢審之勿以為惑夫樂殺人者不得志於天
下聖人之言以戒來者一作天下

叙握奇經

風后握奇經三百八十四字續圖三百十五字合標
題七百九字以眾本武經總要陣法銓次傳著成章
而存異文于下此繕寫可讀始走遊廣都魚復觀覽
武侯八陣石圖愛其文同先天易圖每恨陣法未能
詳究聞成都唐碁盤市雖章仇兼瓊經始而多得武
侯遺意履其市道繩直問井交貫百工類處技別為
行識者曉知乍然入者至於盡日迷不能去方悟李

衛公言古八陣龍虎蛇鳥之為旗法前古服章之辨為并識之得握奇經讀之而八陣之勢判然矣前聞遠隱君先生論六花陣法明於八陣握奇然後知其原本從來六八之陣不同實方圓之數耳觸類而長奇正庸有窮乎握奇經舊傳風后受之玄女用佐黃帝殺蚩尤於涿鹿之野荒唐之說無所攷信漢志兵陰陽家書有風后劉歆班固已言依託觀公孫丞相注釋則非所謂書十三篇圖二卷者先秦典籍類皆口以傳授反復其義未易以晚出浮偽訾也七略兵家四種軍禮司馬法存者尚百五十五篇吳孫子八

十二篇圖九卷齊孫子八十九篇圖四卷自神農皇帝伊尹太公范蠡大夫種吳越魏公子廣武君韓信項羽諸家其書具在略皆亡矣今獨孫子十三篇者為兵權謀之祖論形勢者本握奇經權謀在人奇說為用形勢紀綱軍政為天下者尚有取焉又隱不章可為悞歎舊文與密尚多錯綜微辭傳寫不倫頗難誦習李筌繪為八陣既為不知而作武經雖存寫本不無訛以傳訛惟武侯八陣石圖最為有徵走得馬隆贊述多所發明遂為銓定其文并繪陣圖于後竊詳古人存諸口訣之意不敢妄疏條章合圖贊以窮

經可以自得之矣

石諸葛武侯八陣新都占地四百七十二步魚復
魁間二文方圖互見陳隊相容其實皆一法也裴
緒采諸家以為八陣常山之蛇而九其法方陣正
而厚利變圓圓而無角利守壯前銳後重象劍之
鋒利潰壯張其兩翼前單後複利吞衝方前眾後
疎利巨爭險車輪形圓六出強努四備利進眾置
張其四翼備在首尾利救雁行前銳後張延邪而
行便於左右利於繞人八名皆本孫子方陣白
吳越之士陣吳起之車洞當也黃帝五行之金陣
五行之車箱諸葛亮之車虹諸葛亮之中簧也壯

陣亦名却月黑旗一鼓五行之水陣吳起之曲陣
諸葛亮之龍騰也北陣朱旗二鼓五行之火陣
太公之雲鳥吳起之銳陣諸葛亮之鳥飛也衝
方青旗三鼓五行之木陣吳起之直陣諸葛亮之
折衝也眾置鵬旗七鼓太公三才之人陣一名
飛翼吳起之卦陣諸葛亮之禽翼左傳之魚麗也
亮之握機也八鼓三才之地陣吳起之衝陣諸葛
吳起之鶴鴈行鵬旗九鼓三才之天陣左傳
鼓非古也鶴諸葛亮之衝陣也常山蛇陣龍旗六
八陣轉而相勝更為雌雄法曰正厚者力併故方
勝圓猶厚勝薄也法曰翼而張者角必薄偏攻其
角壯可敗也故圓勝壯猶複勝單也法曰銳而鋒
者夾擊之故壯勝壯猶複勝單也衝方戰者相促
居者有餘壯背高向下因其勢以潰其虛法曰得

地助者昌失地助者亡故牝勝衝方也車輪兵得
成行善冒亂而畏險阻衝方守險以疲車輪之力
罟罟備在兩旁其勢不堅車輪四備善衝亂敵法
曰以守待攻者強以動待敵者亡故衝方勝車輪
車輪勝罟罟也法曰翼而張者角必薄鴈行延邪
便於周旋罟罟前後橫而中縱故勝鴈行法曰厚
而正者堅當選兩翼脅其兩旁故鴈行勝衝方也
其說如此而所圖陣法不能盡如其文將由多讀
古人之書未暇備嘗其制也要之八陣之法蓋不
離乎天地風雲之變衛公六花十二辰陣六花中
軍及左

右虞侯左右箱二總管凡七軍中營居申六營六
面以援中軍六軍又各有小營二陣二日中
黃二曰大玄子三曰大赤午四曰破敵丑午日左
寅寅六曰青蛇卯七曰推凶辰八曰前衝巳九日
先鋒未十曰右擊申十一曰白雲酉十二日決勝
戌十三曰後衝亥十四曰遊變中黃十二陣各八
百人為一小方陣周十二隊隊各五十人曰白雲
青蛇大赤大玄每陣相去百餘八陣之正耳近世
習知浪戰事不師古兵之形勢豈徒不講爭怪笑
而非短之前人陣圖遂皆亡佚李筌法固非古復
混散以士遁陰陽之流其道可觀今此數家而已
論以握奇八陣可以默而識之古人節制之師蓋
曰先為不可勝以待敵之可勝陣法奇正節制之

所存也取其要附諸圖法後世雖有作者其亦不出此矣

八陣圖贊并序

八陣圖蜀漢丞相武鄉侯諸葛亮之所作也圖之可見者三一在沔陽之高平舊壘一在新都之八陣鄉一在魚復永安宮南江灘水上高平者自鄜道元已言傾禡難識在新都者隆土為魁基以江石四門二首六十四魁八八成行兩陣俱立陣周四百七十二步其魁百有三千在魚腹者因江為勢積石憑流前蔽壁門後依却月縱橫皆八魁間二丈偃月內面九六鱗差新都舊無間焉惟見於李膺益州記其言魁行皆八財舉其半趙抃成都記稱耆老之說以為江

石蓋兵數魁應六十四卦則知兩陣二首之意以體
乾坤門戶法象之所由生也然其陣舉平地東於門
壁營陣之法具而奇正之道蘊魚復陣於江路因水
成形七八以為經九六以為緯體方於八陣形圓於
却月壁門可以觀營陣之制却月可以識奇正之變
故雖長江東注下流湍駛轟雷奔馬不足以擬其勢
回山卷石不足以言其怒戔戔八陣實瀨其衝子石
卷於灘沙攸積而歷年千數未嘗回橈隱若敵國屹
若長城故桓溫以為常生之蛇杜甫偉其江流而石
不轉也若夫四頭八尾隅落鈎連隊陣相容觸處為

首則新都魚復之圖其法皆八陣也居則修諸營壘
出則備其行陣雖有奇正之變一生於正而已李興
不在孫吳之頌端有以焉先王寓兵於農而居之以
丘井折衝樽俎而舞之以行綴經國有途軌之制畫
野有鄉遂之法文事武備未始判為二途民可使由
之不可使知之故顯仁而藏用涵在易先天之象天
圓而地方八卦相重皆六十四陰陽相錯剛柔相交
而天地文理備焉先天之文愚於八陣見之矣八陣
之作寧武侯私意自營之乎風后握奇有天地風雲
龍鳥蛇虎之名則八卦之象也漢法大司馬嘗以立

秋日斬牲祠白帝肆孫吳六十四陣則六十四之象也中興罷郡國都肆而陣勢寢亡非有王佐之才明於天人之奧則八卦之變化其誰能嗣興之愚以為八陣之施非教徒戰而已文中子曰諸葛亮而無死禮樂其有興乎非虛語也至於洞當中黃龍騰鳥飛折衝禽翼握機衡陣之法本諸孫吳方圓牝牡衝方罟置車輪翼行之制唐人裴緒之論非無所起六十四陣之變其出也無窮知此八名特八陣之統爾焦氏易學卦變至於四千有九十有六奇正相準庸可盡名之于觀古懷人敬為之贊曰

堂堂八陣法地之維經緯縱橫端如置碁左右有行後先有列錯綜相成鈎連互設孰知其首孰測其端直道如繩循如象環八八相乘陣間容陣在翼斯張在前斯奮陣形雖八天七攸存四轅轉隊虛實斯分亦有握奇列于陣後翕合乾坤混融六九風雲天地體則陰陽虎蟠蛇旒龍旗鳥章奇正相生方圓遞出混沌紛紜杳冥恍惚其闢無方其闔有儀幽若鬼神夫誰知之轅門之設實司啟闕無鍵而闕視之孔易行而為陣居則為營堅重如山能疾而輕我則通途平平坦坦致敵天羅莫知

過返顯允武侯經之營之阿衡天漢以作六師君子所為衆人不識曰易勝哉七擒孟獲先王體國丘甲本兵千戚之容萬舞于庭四頭八尾文成井字旁睪斜窺孰知其自易有八卦洪範九章天道昭昭曰惟典常在帝有熊其臣風后爰作握奇蚩尤是討六十四陣演自孫吳豈其妄作文本河圖三代往矣漢隳都肄誰其興之天啟明智惟此武侯器宏管樂龍隱隆中雲蒸左蜀先王遺法向克興之漢家餘業豈不成之營頭下墜蒼蒼叵測心服奇才漢興勅敵新都之壘雲守儲胥匪石凌江丘陵屹如甘棠古木尚云勿敗此道之存其何能壞率然之蛇無頭無尾易象先天於乎不已

叙黃帝陰符經

陰符經三篇李筌所傳本三百二十七言凡三百六十三字龍昌期注本衍自然之道靜已下八十有九言以相校讎定從龍昌期本孫光憲稱王蜀軍校黃承真得鄭山古本與今不同者五六十言然猶未聞衍字如此其多也語云陰符三百字則昌期本若可疑其句法又少不同而文意相通未可刪也姑存其語以俟後來者裁之山谷先生以為經出李筌熟讀

其文知非黃帝書也款文奇古反說譎不經其言糅
雜兵家妄託子房孔明諸賢訓駐可笑惜其不經柳
子厚一梧繫也其笑然矣謂其糅雜兵家似乎未詳
經意所在李筌序道驪山老母授經之事大約依放
老子河上公序張子房授書圯下之說其亦誕矣就
令果為寇謙之所藏之故要非黃帝書也康節先生
謂與素問皆七國時書為近之矣留侯武侯註未之
見李筌又未嘗及妄可知已易奚氏善和墨而煤多
易宣包氏二圖虎而圖多包黃帝治五氣而方術者
名之此必然之理也陰符經專明盜時修鍊在養生
者不為無取其文大略效法古文老子語意謬矣或
者乃疑老氏出此不亦誣乎使陰符果無可觀者則
何以為道術祖孔子曰雖小道必有可觀者焉沈覽
兼通無及泥焉可也乾道二年半春中澣日書

叙古文老子

古文老子二卷道德上下經也無八十一章之辨後
先文字亦多不與今同走幼讀論語孟子諸書暗其
言與章戾疑章分非故書之舊必講師無自得者之
為泉見黃庭堅論莊子篇名闇與之會為其已見弗
敢必其然得郭忠恕所上孝經古文始知不謬今而

獲此可以無疑蓋書之在古初未始不完而正弊於
鑿說寢以大譌故其書存失真眾矣今文老子有河
上公注實首分八十一章史記樂臣公本師河上文
人教安期生再傳至於臣公其弟子蓋公為曹相國
師修黃帝老子學則丈人者乃今所謂河上公也自
晉世已言其教漢文帝叙述尤怪誕不稽葛洪載之
神仙傳中封演已知其妄据史記列仙老子傳皆云
著上下經是則漢人所言分章無說而古文嚴密其
言上下相明蓋不俟注釋而通坦然甚著奈其先後
則必注釋乃明是故剛分二經以成其妄道德可判

其推誰曰或然章而分之義可離矣然則分章析句可
照非其本真老子古文其不廢於後宜也日走嘗讀
老子以為於闔闢為有窺第以矯枉過中失聖人意
欲為訓注八八其否然窮竟其辭乃知其於道無得

八其否句疑有偽字
以非道也下界中多未信後

夫道者道也非可以一途指也彼以無為道有故非
道也與故聖人之經皆隱不論孔子亦所罕道惟嘗
以一貫語子貢子與易中庸最為幽渺之書其旨良
以見道不過示之中制俾人默以會通至老子則不
然為書務以言盡如所謂道可道非常道以似是矣
復不能守之欲以多言範圍自己既而去道彌廓費

辭愈多而言不知所從於是吾不知為誰之子象
帝之先之說其弊數數而見不可以毛舉大旨皆依
倣道要為名擬之妄益失守所知流於刑名數術而
批糠仁義絕滅禮樂靡不為四者雖非道體之全學
者尤所當務蓋去此則非道而老子斥之晚進學焉
故其善者為私己不善則渙漫譎說而不自齒於世
途反道敗德抑又背老氏而馳迹其源流弊生有自
雖然讀此書者可以輕利欲祛物我齊得喪潛銷悔
各於暗曖渺冥之中在明達之士不可謂無補則老
子一書非可廢也世之是非或也甚故為辨析于篇

遁甲龍圖序

河圖戴九履一左三右七二四為肩六八為足五為
心腹聖人則之而易象興是以帝出乎震震東方之
卦也齊乎巽巽東南也相見乎離離南方之卦也致
後乎坤坤地也說言乎兌兌正秋也戰乎乾乾西北
之卦也勞乎坎坎正北方之卦也成言乎艮艮東北
之卦也參天兩地錯綜以變八卦相盪嘗晷直日而
三才六位歲時氣節具焉遁甲者遁此者也故有直
符九星以幹九宮直使八門以周八卦三奇者三材
之象也六儀者六位之象也陰陽逆順推盪也天地

加臨錯綜也黃帝之局千有八十乾九坤六之用也
太公之局七十有二月卦時訓之候也留侯四皓之
局一十有八參兩成卦之變也聖人制局流遁以體
天地之撰闡陰陽之理見鬼神之情狀而擬諸其形
容示人以槩範也上士得之可以明造化中士得之
可以測陰陽下士得之可以命吉凶蔽者為之任天
數而人事棄焉因終與之并廢得意忘象顧若是乎
陰陽家者流所以得罪於通人之論也帝堯平秩四
序有虞齊政玉衡夏南巡祁寒北狩豈無天道通乎
人事而已漢之成哀桓靈不改高帝之時令莽卓之

井廢終作并廢。
夏南巡祁寒北狩狩原在下
字似從然上句亦持此字

不順焉同歸於敗故曰非陰陽之罪也至於請師大
道寫符辟兵則膠矣明乎天地之性者不可罔以非
類術家之論自有吉凶反戾非盡知畢議所能通者
天人之際姑用其參無及泥焉可也周公之制周禮
雖如書方貫棗^棗射天殺神祝詛祈禳術之甚膚淺者
尚皆有取諸儒廢焉過矣世之言遁甲者多淪於恠
其書與術今顧傳於星官卜祝之流兵家時或論焉
薦紳先生蓋所不究走豈仰知天道然觀其數^真聖
人之遺術也粹其方論去其誣泰幸甚成書 卷推
原所自命曰遁甲龍圖云

甲歷序

序曰歷之興也其於太古乎作歷者其憂天下乎是故數十為干以盡日其支十二以盡辰斗建之行以盡月積月周天以盡歲閏也者十餘分以成歲次者也歲律之運生民之本也是故數以記之歷以命之古者聖人之作歷也幽研於易以定數錯綜於爻以應朞法象於陰陽而和順於吉凶通理於人而遂物上古晝動而夜息未有星紀故以木生記歲未有書數故以結繩致約太昊伏羲氏之王天下也仰以規圖於天俯以矩法於地觀五行之文測晷景之度分

陰分陽迭用柔剛造八卦以調八風作三畫以定中氣始立書契以代結繩之政以會萬物之宜是故八卦者八風之象也三畫者二十四氣之象也包四時者莫易乎歲成歲功者莫加乎歷歷也者歷往而知來者也昊英氏作處后潛龍之位積時為日累月為歲始作甲歷以前民用歷之興也其與易道並行邪當伏羲代天而王邪是故在臺傳教告民示始蓋取諸震命子英潛龍氏治我陰陽甲歷蓋取諸萃咨於上相共工下相皇桓咨告於民俾知甲歷歲月日時自茲始無或不敬蓋取諸巽甲日寅辰木王於卯英

上甲歷歷起甲寅蓋取諸泰是故易易數也歷歷數也歷與易數擬故能彌縫天地之造贊治萬物之宜一陰一陽與時皆運一寒一暑農作用成寅春得天人時資理勤歲憫憫百穀以生庶品以寧惟日用而不知此甲歷之道也歷也者在歲之所行也帝出乎震齊乎巽相見乎離致役乎坤說言乎兌戰乎乾勞乎坎成言乎艮歷也者盡易之所之物始於萌終於脩甲歷之用其歷之始邪故曰甲者甲也言草木之始萌也若夫元會統章窮歷之數則非夫後時不脩

叙焦氏易林

漢焦贛易林十六卷卷有四林林六十有四繇凡六十四卦之變四千九十有六以所傳中秘書孫氏藏書叅校中書繇多亡佚以孫氏書鈔補圓脩故書屢經傳寫字多舛誤以羊為缶以快為決若此者衆為是正其曉然者其不可知以喜為嘉以鵠為觀以烏為烏一卦兩占之類並兩存之無所去取其已刊定可繕寫漢儒傳易明於占候者如贛費直許峻崔篆管轄數家易俱有林惟焦氏林今傳於世東觀漢記孝明帝永平五年少雨上御雲臺自卦遇蹇以京氏

易林占之繇曰螽封定户天將大雨沛獻王輔用體說卦謂螽穴居知雨京房延壽弟子今書蹇繇是在震林林為焦氏可不疑贛延壽字也其學本以六十四卦更直日用事以風雨寒溫為候易林用之卜筮尚其占與變者政和間校書郎黃伯思校中秘書論林自林直日災祥自直日災祥之法雖同出於贛初未嘗一其用昧者弗悟乃合而一之於直日卦中求所得卦謬託燕薊士之祕本朝王佖於雍熙二年春遇異人為視得觀之賁其占乃觀中賁林觀賁皆白露之卦非春所宜用不當於觀中求之異人之占固

不應誤是知直日之說非可用之占筮伯思言若簡易其寔非也筮法固於直日林中求所遇卦於遇卦林中求變所之觀從初決從終則雍熙異僧之占初未嘗與術戾僧論一幕掀天一同掃地自有得之繇林之外者未可以一術齊也直卦之法略在漢京房郎顛傳天朝班歷尚取其象或者直以周易卦爻占數猶屢有符效至用林筮頗多不合伯思之說未易循也京氏學以卦爻分配晷日坎離震兌用事自分至之首皆得八十分日之七十三頤晉井大畜皆五日十四分餘皆六日七分歲既有之日亦宜然於直

日卦中分卦直時如日之次日凡十卦一時八刻三分刻之一卦配時有一刻二分願晉井大畜皆五刻二分坎離震兌用事於日卦貞悔初爻之首中爻之中皆四刻一分是又卜數一法不待筮而占者自可通用易經并論風雨陰陽占候不必專取諸林漢儒林傳孟喜受易於田王孫得易家候陰陽災變書詐言田生且死時枕喜鄰獨傳喜同門梁立賀疏通證明之曰田生絕于施讎手中時喜歸東海安得此事延壽嘗從孟喜問易京房以為延壽即孟氏學翟牧白生不肯皆曰非也劉向校書以為諸易學說皆祖

田何楊叔丁將軍大誼畧同唯京氏為異黨延壽獨得隱士之說說之孟氏不與相同藝文志易有孟氏京房諸篇無復分異京氏書世尚有之雖陰陽家不特災變之候論以漢儒林傳藝文志自有不可誣者諸儒黨同伐異可盡信邪延壽行事略在京房傳中舉最小黃詔聽留增秩矣其曰得我道以亡身者京生也知人見事未可以明經學士視之易林近古占書既自可尚綴辭引類尤爾雅可喜尚其辭者於漢氏西京文字又可勿諸略鈔卦氣圖法著左乾道六年八月丁巳鵲林書

冬至坎上公中孚四世辟復初十一月侯屯二

大夫謙五卿睽四公升四辟臨十二月

侯小過四大夫蒙四卿益三公漸三

辟泰正月侯需四大夫隨三卿晉四

春分震上公解二辟大壯二月侯豫初大夫訟四

卿蠱三公革四辟夬五月侯旅初大夫

師三卿比三公小畜初辟乾四月侯大

有三大夫家人二卿井五

夏至離上公咸三辟姤初五月侯鼎二大夫豐五卿

渙五公履五辟遯六月侯恒三大夫節

初卿同人三公損三辟无七月侯巽上

大夫萃二卿大畜二

秋分兌上公賁初辟觀八月侯歸妹二大夫無妄

四卿明夷四公困初辟剝九月侯艮上

大夫既濟三卿噬嗑五公大過四辟坤

十月侯未濟三大夫蹇四卿頤

唐僧一行云易孟氏章句京房本旨七略郎顛所傳卦氣皆六日七分不以初爻相次用事惟齊天保歷依易通統軌圖自十有二節五卦初爻相次用事及上爻與中氣偕終又京氏減七

十三分為四正之候其說皆不經據孟氏自冬至初中孚用事一月之策九六七八是為三十卦以地六候以天五五六相乘消息一變十有二變而歲復初坎震離兌二十四氣次主一爻其初則二至二分也易爻當日十有二中直金卦之初十有二節直全卦之中齊歷又以節在貞氣在悔非是近世大儒司馬文正推太玄歷邵康節譜太玄圖坎離震兌氣節直卦皆同一行惟以五卦初爻相次用事從易軌云今術專本京氏用六為法以辟卦為局六時一卦日法以直卦為局二刻一爻坎震離兌頤晉井大畜以分數除減半之蓋三十日三百六十時六日六百刻皆周而與易象俱終悔吝吉凶亦可直以經卦世爻為斷

叙山海經

右山海經劉歆所上書十三篇內別五山外紀八海郭璞注集釐十八卷其十卷五山經八卷海外二海內大荒經也五山海外經端有條緒海內大荒經汗漫有不可通者是書流傳既少今獨道藏有之又圖千卷文多闕略世有模板張生繇畫山海經圖詳於

道藏圖本然道藏所畫不出十三篇中模本畫圖有
經未嘗見者按五山經山多亡軼意僧繇畫時其文
尚完不然後人傳傳託名之不可知也不敢按据模本
姑以道藏經圖參校繕寫藏之所於傳疑有曰一曰
或作之類皆郭注之舊云一作圖作者今所存也走
初讀楚辭文選陶元亮集見其多有山海經事恨未
之見夙求將二十歲方始得之其所名山川已隨世
變草木鳥獸類非久存之物神怪荒唐之說人耳目
所不到郭氏所注不能皆得其實而上世故實可供
文墨之用者前人采摛稱引略盡則此書之垂亡僅

在固宜左氏傳稱大禹鑄鼎象物以知神姦入山林
者不違不若魍魎魍魎莫能方物山海所述不幾是
也經言大川所出及舜所葬皆秦漢時郡縣又有成
湯文王之事管子之文其非先秦有夏遺書審矣劉
歆集略直云伯益所記又分伯益栢翳以為二人皆
未之詳考於太史公記漢西京書非後世之作也山
海經要為有本於古秦漢增益之書太史公謂言九
州山川尚書近之至山海經禹本記所言怪物余不
敢言也然哉郭氏歎道所存俗之所弃不無稱許之
過要之楚辭之學在山海經為所本君子窮神辨物

此書有不可廢者所謂臣秀即劉歆也歆以有新之朝更名以應光武之讖校讎之世必當王氏時也走讀漢藝文志念其書不多見此山海經雖在亦且亡矣愛之不忍捐棄故錄寘家藏書中

論語直解序

巧匠不世生其法具乎規矩繩墨聖人不世作其言在乎禮易詩書然則禮易詩書泉夫規矩繩墨往之所以貽後今之所以求古也即規矩繩墨以為員方雖非巧匠而巧匠之制作於此乎在由禮易詩書以趣理義雖非聖人而聖人之精誠備於吾身學者為

道而舍經猶工人而去其規墨也雖有工垂之指其能制器乎孔子聖之至也灑乎其渾灑乎其宏其靜也以其動也乾道貫古今而體之以虛神皆造化而終之以愚望之平平即之峩峩寂如其若亡歸如其若存挹而愈冲撓而愈清觀其行則不過乎物察其言則適當人心無色無形既高且明無墉無隍肅肅茫茫止止而安安者歟盡信而參天者歟贊焉以辭猶日而禪螢鑿之竅元均無事焉適亡其所存而已自伏羲至於文公其時享其政行其言事具乎禮易詩書曰闇而弗明得孔子而彌章非聖人無以知聖

人固莫知其孰賢傳是道以貽將來斯其為集大成
孔氏有春秋孝經通禮易詩書曰經其弟子門人又
雜記其難疑答問之言別為論語一書參乎六經之
間六經固妙且玄必論語而後行論語之於六經其
道學之中和大易之乾坤乎元龜無窮指南諸儒性
命仁義之淵源諸子百家之蹊途覆載而叢薄之宜
莫此其究且詳也傳記稱孔子之言衆矣率多躑駁
不疑乎顛其周而曲當觸~~而~~咸獲純而靡類約而兼
該者宜莫肯夫論語之書後之學孔子者將折中矣
六經之奧返求其性命之正者舍論語其何稽乎先

儒之傳此書行乎今者多矣如川瀆之容流各極其
量而莫不有合焉其於滄溟也不亦微哉走誠庸愚
學而未能有得願法孔子其素心也研窮此書久矣
迄未知其趨鄉自求諸己以求合於前言譬諸蟻之
之緣蒿^崇烏之冲霄不至必也亦惟其力之行又何憚
夫穹^崇蒿也敢自信其所自知筆而釋其句讀名直解
示無曲說者焉不事辭文貴全旨要分章無取為其
失於本真匪敢言傳逝將終身於此庶幾明德之見
有補不逮云

吾道貫一而無方老氏致虛而無極若釋氏則歸

空而無物矣三者若同而偏反如霄壤之界高蓋
氏於孔氏之間明為有功其氣豪而辭卞無聲無臭
豈其然乎比而同之其害有不可勝言者讀其書
而知其旨耐以內參諸其心仰觀聖人之形容察
其像似而自識其真偽從而為取舍焉不隨波於
未流真好學者也妄意如此明者必有以別之

論語少學序

推步占天未足與言天道之至綿絲測海未足與窺
溟海之深膚見諛聞以求聖人之言我知其無以議
為也然則聖人之道其終不可學邪曰無句求則得

之不求則不得也自明其德道積於厥躬誠以思之
膚以通之問學以參之神而明之天之高地之厚鬼
神之盛遠古方來之遠將無所藏其用聖人之道其
無以外此夫魯侯得之喬梓而周公譏其見賢曾箴
鼓瑟詠雩而仲尼與之言志聖人之學果可以意知
而事得乎走於論語之書願學焉而終身者也謂其
旁通倫類細淪幽渺就之而不遠挹之而愈深雖一
本諸人情曾非力行可到嘗朝而誦莫而思忘寢食
而求但見其源源而泉混混而淵灑灑而天進乎進
無以從而後取諸右無以逢其左泯泯默默而未得

以臻其極也卷之有以自樂行之足以迨時走於夫子之言知其一而不知其二矣強筆少書識之於書庶乎他日見之有以知其不足戾之斯改得之斯尚天未喪道或將可質諸聖人之門也曰以此明孔子之言則庸敢不知量

書古文訓序

昔者子夏學書見於孔子曰商也何為於書子夏對云書之論事也昭昭如日月之代明離離如星辰之錯行上有堯舜之道下有三五之義允商所受書於夫子者志之於心弗敢忘退而窮居河濟之間深山

山之中作壤室編蓬戶彈琴瑟歌詠先生之風則可以發慎慨喟忘己貧賤有人亦樂之無人亦樂之而忽不知憂患與死也夫子造然變容曰嘻子殆可與言書矣雖然其亦表之而已未覩其裏也顏淵曰何謂也子曰闕其門而不入其中覩其奧藏之所在乎然藏又非難也丘嘗悉心盡志以入其中則前有高山後有大溪填填正立而已矣是故帝典可以觀美大禹謨禹貢可以觀事皋陶謨益稷可以觀政洪範可以觀度六誓可以觀義五誥可以觀仁甫刑可以觀戒通斯七者書之大義舉矣夫子於商之書謂之

表所以與回謂之義自以填然正立一時三語若不
相謀然則帝王之書其不可識矣君子察於三者而
後可以言書今夫天之昭昭地之博厚而靈於萬物
匹夫匹婦無不固已知之至於風霆雨濟之迭興海
岳河山之流峙所以知之蓋鮮喜怒哀樂出乎爾者
其靜其作則或自知之不暇不察乎近孰明乎遠不
得乎身何以論古之人是故以書學書而已遺書學
書非書矣不以不遺未足與於書之旨以而遺之從
之不可或庶幾乎書之大義云爾子言之也書之於
事也遠而不闊近而不迫志靜而不怨辭順而不諂

吾於高宗彤日見德有報之疾也苟由其道致其仁
則遠方歸志而致敬焉於洪範見君子之不忍言人
之惡而質人之美也發乎中而見乎外以成文者其
惟洪範乎堯舜之命受於人湯武之命受於天不讀
詩書易春秋則不知聖人之心無以別堯舜之禪湯
武之伐也語之不切見諸言外斯言之辨可以觀虞
夏商周之書矣走之於書學言不如子夏觀焉何敢
望回世無孔子則將何所取正述而藏之以待能者
則庶乎以書觀書者矣隸古定書最孔氏文義多本
伏生之說唐明皇帝更以正隸改定而俗儒承詔文

多躋駁古文是訓不勞乎是正之也書序出於孔子
旨自有在詮次百篇之後將以歸於古學好古之僻
走何辭焉昔孔子學琴操而得文王之形季子聞樂
音而知其國之政讀其書不知其人可乎故叙篇端
論以讀書之法

序反古詩說

紹興己卯冬走初本之詩序述廣序越四歲癸未解
官自東鄂始因其說而次第之名之反古詩說或者
尤之曰詩古無說今子盡掇先儒之說而自為之說
真古之遺說乎抑亦未能脫於胃臆之私乎曰固也

古之無詩說也三百五篇之義詩序備矣由七十子
之徒沒經教汨於異端齊高魯毛韓家自為說凱風之
義自孟軻氏已失其傳由軻而來于今又二千祀矣
今之說而謂之古宜未免乎胸臆之私人之性情古
猶今也可以今不如古乎求之於心本之于序是猶
古之道也先儒於此何加焉弃序而槩之先儒宜今
之不如古也反古之說于是以戾然則反古之道又
何疑為莊姜之詩不云乎我思古人實獲我心言志
同也志同而事一則古今一道爾天命之謂性庸有
二理哉是則反古詩說未為戾已記有之曰人莫不

知苗之碩莫知子之惡言蔽物也有已而蔽於物則古之情性與今先儒之說未知其孰通信能復性之初得心之正豁蔽以明物因詩以求序則反古之說其殆庶幾乎

經解春秋旨要序

春秋者何魯史記之名也史記何以名春秋春秋魯歷之所為更也何更爾變周也何言乎變周周正建子以建寅為正歲夏時得天猶用夏也春秋之序魯變之也然則魯變四時之序何史始宮也加春於建子而為王正月建卯之月而為夏四月魯史之作也

始史始宮始作史官始

故凡春秋之序皆周舍之舊也曷為舍周之舊借也借則春秋何以為經春秋反正之經也禮易詩書始終乎正春秋紀錄不正所以反之反正以其所不正則五經之教無時而或替也春秋常事不書書變常也變常則何始於隱公疾始變也妨變昉於此乎前此矣前此則曷為始於此託始焉爾奈何魯春秋之始也魯春秋之始何史始之作於諸侯也諸侯孰謂謂隱公也先王之制諸侯無史天子有外史掌四方之志而職於周之大史隱之時也始更魯歷而為魯史諸侯之有史其周之襄乎費誓秦誓列於周書

甘棠韓奕編之南雅烏在諸侯之有史也晉乘始於
殤叔秦史作於文公王室之微諸侯之力政焉爾然
則春秋何取於魯因也其因何因魯之史記其春秋
仲尼之志也春秋何以為仲尼之志善揚其善惡書
其惡而無私焉爾何用見其善善惡惡而無私也曰
直筆以書其事因事而致其離善則善惡則惡不為
褒貶抑揚而亂是非之正也春秋用褒貶為道其曰
不為褒貶何也褒貶非仲尼之意也三家者託褒貶
以為傳也何託褒貶以為傳舍褒貶則無以為傳矣
三傳之所為褒貶何也不知春秋也三傳何以不知

春秋春秋之教治禁而不亂處羣而不黨是是非非
而天下之理歸之矣不知體要不存教法心移於毀
譽而事奪於春秋則是褒貶之說亂是非之正也事
辭為教春秋也攷辭而知其事因事以觀其理不能
顯白而待傳以發曰悔也悔之為道傳之為經則事
辭之教荒矣孟軻有言曰王者之迹熄而詩亡詩亡
然後春秋作平王之東也變風害雅五侯擅政蠻夷
亂夏陪臣柄國仲尼修春秋以明實錄將以反經之
正典常禮法無所與存焉正亂常而還於舊物者也
是故直書以明得失謂之辭正辭以別是非謂之事

屬辭比事莫善於春秋春秋之道治亂之法也因史之僭事亂之本也事易其常莫之或止禮樂崩壞春秋見之且夫事有是非道有邪正治亂之所從分也邪正不白是非不辨人行其意其誰能有反於是列紀以以著之修辭以述之會盟朝聘之作師役祠命之行政魚遊觀之為崩薨卒葬之禮苟失其舊無不脩舉可行於當世可示於方來小人憚焉君子達焉則春秋之所用於盡在是矣其事則齊桓晉文昭其義也其文則史正其辭也昭義正辭則亂臣賊子云誰之不懼撥亂世而反之正春秋之謂也今夫淺害

深非亂世新變舊傳掩經所謂反常也經之云正不累畧於辭所謂服仁也道反常三傳之失也服仁守正復古之道也經解之造經用釋經而歸正於經者也旨要之謂辭達而已君子苟春秋之為好不以奇傳為過而反求之春秋之義也專門墨守則非下走之所敢知

漢輿地圖序

輿地圖舊在御史大夫寺大夫官罷更屬大司空故圖冠司空官名曰司空郡國輿地圖圖載郡國縣道國邑鄉亭脩之可披按也故事天子有大封建丞相

大行奏可則御史上國請名其所立國其後司空如
之事在元狩六年四月丙申丞相青翟御史大夫賀
請封皇子三王及建武十四年三月大司徒漢大司
空融請封皇子諸王奏事孝明皇帝褚少孫班固取
之脩三王世家世祖本紀古之帝王將施疆瑾之政
於天下者曷常不以圖籍為重哉是故舜釐下土厥
有九共禹列九州任土作貢周官大司徒之職掌建
邦土地之圖以周知九州州地域輪廣之數職方氏辨
其人民林用而周知其利害土訓詔王地事司書掌
之漢初丞相何先入收秦圖書高祖以此具知天下

阨塞戶口多少強弱處民所疾苦用平天下諸侯鳴
呼其亦重矣由漢七年長安未央宮建秦氏圖書藏
石渠閣御史所掌有郡國輿地畫圖圖自漢氏為之
非出遠也語曰天為蓋地為輿輿地之圖所以盡載
地域經緯之數人民之衆寡土地之產財物之用皆
王政之本也物有甚輕而用可重者圖籍是也周之
衰也諸侯異政六王並起天子無容足之地四方號
令不行烏而天下宗之號為共主者以圖籍之所存
也當時強大諸侯如秦惠宋偃齊濬之屬蓋其心未
嘗不欲舉三川窺周室而出圖籍矣終以不遂由諸

侯知有所重而周守之嚴也及秦政以虎狼之強方
世世蠶食東方諸侯其貪肆亦足以聘貪燕督亢地
圖上而荆卿之難作周秦之際取之如此其難也孝
武皇帝在位漢興七十有餘年矣典司懈守故淮南
王安得以按圖日夜與在吳等謀變部署兵所從入
賴天子明聖以時咸服其辜然則始矣世祖中興初
王郎反河北自上薊至信都舍城樓上披輿地圖指
示將軍禹曰天下郡國如是今乃始得其一子前言
以吾慮天下不足定何也聖謨宏大其自謙如此宜
乎平一天下化行夷貊建武二十三年匈奴地圖古

莫韃日逐王比使漢人郭衡奉匈奴地圖地輿之內
舉上圖籍矣漢元以來此為極盛孝明封王諸子按
圖以知戶口多少曰朕之子安得眠先帝子章帝又
以圖均諸國戶口租入新息侯援之隗囂大將楊廣
曰按輿地圖天下郡國百有六奈何以其二二當天
下百有四然則輿地所畫其有不備者乎奈何史亡
其人害於因習分率亡紀準望不立名山大川多畧
不載雖有廬形又非精審故如山川要塞相去不能
寸數而間獨數百千里視之甚易行之甚難以至違
義失實不可考案司其籍者寧不曠敗矣哉雖然要

畧陳者不可罣以大綱形模具者從可彌縫其闕周
秦地圖世既不可復得藏秘書者獨有漢圖輿地後
將圖寫四方形勢周知其事而裨地理之闕者故當
用輿地圖為本始為舉其撮以為司空序略云

漢書正異叙

右漢書正異得之武進令姚寬皆已繕寫可傳始走
讀通鑑考異至京房之諫引吳越王家漢書唐本方
今世傳板本為詳恨生之晚無從啟覲既而遊蜀睹
學官所樹母氏石經實唐天寶諸經文字或異於今
國子監刊行本從知故書之幸而存者失貢眾矣五

季於余不二百祀諸經漢史家有之純繆尚此其多
它書或止丹出者吁不可及已今諸經既從先儒舊
監出本五代中朝方後蜀之書林甫所訂為不侔矣
惟班漢史為久遠自瓢中渡江已然梁武帝時劉之
遴張纘劉溉陸襄奉太子教訂徵鄱陽王書條異狀
十事大畧言漢書古本稱永平十六年五月二十一
日己酉郎班固上其叙傳號中篇略去班彪行事云
自有傳合紀表志傳為卷三十有八外戚傳次帝紀
諸王次之陳項在其後其韓彭英盧吳傳叙云淮陰
毅杖劍周章邦之傑子實惟彭英化為侯王雲起龍

驥其引今文龍驥亡省馬者又卷三十七解音釋義
呂助雅故今本則亡餘史不具可意而知走意固書
之訛其道有二始固呂古文寫本後以佐書易之篆
隸之不同其訛一也自固書出漢文學呂名家師說
不同授傳茲改其訛二也梁書所謂三十七卷抑傳
者為之卷總其篇褚呂代簡故耳今其書亡舊矣當
呂顏師古注本為定如世俗模板非惟新故有異而
吳蜀閩楚之傳復有大不同者走私竊病之迺幸自
天得此善本姚自令越博通士也家傳宋祁手校漢
史其有自唐南唐吳越及神宋再世所刊書間有徐

鍇余靖陳繹宋郊司馬光劉敞劉放是正處所走喜
於獲瑰寶用集略為二卷得有先後故傳居苒雖梁
氏舊書不可得見於顏氏本可呂為完矣惜其不及
范氏史也當營求補之兒曹以觀漢書可不自有別
諸年月日叙

擬班固漢書序

漢興承秦滅學之後柱史曠官簡編論廢孝武皇帝
時太史令司馬談始憑楚漢春秋記錄漢事談子遷
繼世為太史令克舉舊職上自黃帝迄漢麟止整齊
其事附益見聞成史記百三十篇變古篇年為本紀

世家表書列傳以漢先帝繼百王之後厠秦項之列
太初而下又闕不書後世好事薦紳先生褚少孫史
孝山陽城衡馮商楊雄之屬雖頗有綴緝類多蕪短
不足以繼太史公父子之後最後劉歆書以甲乙相
比號稱博洽然猶叢脞纂錄未就統紀中興茂才徐
令班彪才高而好述作乃繼采遺事傍貫異聞作後
傳數十篇不為世家紀傳而已彪子固私就父業探
撰前記起於高祖終於孝平王莽之誅十有二世二
百三十年為春秋考記表志傳凡百篇八十餘萬言
盛漢遺文始就一家之作後世之言史者皆本之選

固嘗攷載籍炎黃以前尚矣爰自虞帝作書上聯堯
典仲尼約史為魯春秋左史記言右史記事於書春
秋備矣乃其古文質樸書非該贍太史公創新紀傳
合事言之史班氏記錄大約依太史公書祖宗大政
疏為紀人臣庶事條為傳記之所畧傳之所詳也其
有舍此錄彼微辭隱義後先互見率婉而成文優而
柔之乃見其旨至若禮樂典章廢置之迹漢之所以
為漢也宜當備見首末志實書之公卿繫國安危侯
王漢蕃輔也拜免歲月興亡所自不詳則漫而無所
攷見詳之且不勝書譜于旁行會于年表漢廷舊事

細大畢舉矣顧不偉哉學士大夫讀虞夏商周之書
觀其簡嚴繁縟則知世代所由廢興春秋推見至隱
而事辭垂以為教班氏父子以漢文士纂述漢史其
文縱以約其義簡而明曲折有容遺辭條暢猶風行
水上自成文章讀之如身在漢廷雍容論議之列使
人亶亶忘倦謂之良史不誣也惜其書不及竟身以
幽死其八表天文志女弟昭及扶風馬續踵成之損
益次第或未能盡得彪固深旨儒者憾焉後世史官
華嶠范曄追集漢中興書其文既不足以接固前史
而猥排固以賤死節否正直將以自見已學顧第不

深考漢書稱殺身成仁者眾矣掌書墜軼間因他事
時或表見固意自有在難與單見寡聞道也善乎司
馬遷之論曰孔子著春秋隱桓之際則章至定哀之
際則微為其切於當世之文而固褒諱之辭也嗚呼

在遷之身亦是戾已孝武帝焚孝景今上本紀而遷
有蠶室獄戶之禍固贊十二帝紀多錄小善掩大疵
其詳於傳出之亦足以發議者以為務飾主闕蓋未
足與言春秋之義不然或告固以私改國史孝明皇
帝其不堪之矣故為辨說為序觀其篇端

擬漢高祖沛泗水亭碑銘序

擬郎臣
固作

固褒諱字有偽
末外規行世實

有漢嗣皇帝以烝烝之孝紹中興之統推祖配天無
忘耆艾闕堂室而興歎覩薪常而永懷甲子詔書蓋
聞崇德報功先王之大法也高皇帝杖策豐沛從諸
侯士大夫滅亡道秦誅項王之罪南面而君天下至
于今賴之永惟蕭曹諸公密勿大猷勤勞王事權輿
不一緒其勲庸功著與為多焉昔殷之先臣胥及逸
勤而與從先王之享君牙祖父以服勞王家而紀于
周之太常朕惟十八侯之功勞輔成漢業不在殷周
之後祠于侯國而無列於祖宗之廟朕甚憚之其令
沛郡太守下豐令即泗水亭高原廟為十八侯位祠

庭下如其倫郎班固其銘勲伐附著亭碑之後以增
光我高祖之烈昭示來世永永亡窮稱朕意焉郎臣
固奏陛下無忘舊勲序次十八侯位于高原廟且欲
贊述其事而命臣固為之銘甚盛德也臣愚何足以
知高祖之聖其一時輔佐類皆出人之傑又多臣固
凡庸之所不識臣固謹議高祖起泗上亭長不階寸
土持三尺劍芟頑剋暴五年而建萬世無疆之業此
二帝三王所不及而高祖乃優之功烈冠古昔造化
侔天地十八侯起身微賤攀龍鱗附驥尾名書鐘鼎
以成封侯之事其功庸知計皆已暴白於天下十八

侯位次用昭顯我漢元得人之盛遠追唐虞之十六
相周十亂臣烏臣間泗水舊亭漢初築宮其上跨臨
清泗起石梁門闕高祖十二年冬已擊黥布還置酒
沛宮悉會故人父老上為擊筑興故鄉之感歌三侯
之章發沛中兒百二十人習歌之上曰吾萬歲後魂
魄猶樂思沛故孝惠五年思高祖之悲樂以沛宮為
高原廟教歌僮習吹以相和常以百二人為員世祖
建武五年七月丁丑辛沛祠原廟孝章章和元年南
巡狩遣使者奉祠著令祠官諸侯王列侯二千石稱
漢使者侍祀歲以為常惟原廟寔高帝神靈所舍前

世奉祠蠲潔如此孝孫承承紹述先志有嚴有肅無
荒無斃竊意故人父老宿相遊從而高祖念之至興
悲惻十八侯所與共定天下也君臣之際相與之樂
夫豈故人父老之流高祖之堂乃在不配饗之列佚
文墜禮及陛下而後定追原所自不忘本起此豈無
待而然哉臣雖少文敢不奉詔謹如周公頌武吉甫
歌宣為泗水亭碑少楊高祖聖神之德而銘先正元
侯之功惟其次曰鄼侯蕭何舞陽侯樊噲留侯張良
絳侯周勃平陽侯曹參戶牖侯陳平南宮侯張敖曲
陽侯酈商穎陽侯靳歙安國侯王陵襄成侯紀成棘

津侯陳武曲成侯蟲達汾陰侯周昌清陽侯王吸皆
有銘自餘功臣如魯侯奚涓廣平侯薛歐陽都侯丁
復繼雖登位十八與前十八侯國名位次時有更易
升降是皆後來之舉或呂后所定非高祖之故也茲
不復叙郎臣固昧死上

文選漢中興頌序 擬賈逵作

叙曰漢興垂二百載數遭陽九運鍾百六大統三絕
天傾鼎震大盜席椒庭之寵竊位槐之重託伊周之
事行羿浞之志布置腹心芟鋤異己不越帷帷而國
命移矣於是乾坤易位攝提亡紀九州同乎淪墊上

帝被其誣因神怒人怨菑害並興尚且噉噉然譎譎
然造作符命文飾六經自以為山川鬼神可用矯偽
欺而狙詐得也世祖光武皇帝當四七之際接九世
之統捕逐不道名著圖籙憤我高皇帝之大業墮墜
于地哀矜黎老之為匪民而為請命于天乃龍翔白
水霆擊昆陽沈慮先機宏度闊達列宿為之指使風
雲由其翕合瓦飛豹栗而凶徒填壑賊臣授首雖軒
帝涿鹿之戰夏后塗山之僂不是過也建武之際二
儀草昧萬物萌芽上披赤心恢大略神謀濬發卓然
偉斷皇天眷命景貺昭答根柢河渚拯塗三輔摧亡

堅陳翦亡勁敵待降不死嬰鋒隕隊萬方後后九服
懷仁由是戰龍莫之敢校地永亡所與食銅馬赤眉
大槍尤來燕代青齊隴蜀之寇孰不妖氛空卷昏州
閭野揮汗則晴天零雨培飲則河水絕流既乃喪元
折首投甲山齊水釋春融扶服犇亡之不暇故在位
十有二歲而六合一家高武郡縣罔不底屬謂武功
不可以為治也乃止戈講學下馬訪道動亡過事自
致丕平復三什而稅一紹封殷周之世仁風揚宇宙
聖化行蠻貊於皇題哉其不階赤土除新之暴高祖
之業也謝西域之質却千里之馬太宗之美也升中

岱岳建立明堂孝武之制也總攬權綱信威北狄孝
宣之治也上皆兼而有之至德大業信可因三成四
嚴五為六雖少康之不失舊物宣王之復會東都何
以加哉聖上下武烝烝適迨來孝纂述先帝故事以
紹前紀聖作明述綽有休譽永平十五年三月上行
幸東平以本紀事示介弟驃騎將軍東平王蒼蒼覩茲
盛制情動于中歌詠成功而上世祖受命中興之頌
聲韻鍾石文成韶夏雖公旦穆清之咎繇什婁省之
歌無以多尚所謂形容盛德可以告諸神明者頌有
之矣詔問可比何等而校書諸郎猥云文似相如楊

雄近世史岑比之非善謂倫擬者也臣達被服聖訓
稱其典雅王言天遠靡所與京竊惟味學面墻欽奉
明詔思自罄竭以稱上心而敏愧食時名非多識臣
達死罪死罪伏以春秋聖人筆削游夏一辭之不措
而五傳競出各自名家二典雅南世有箋傳臣雖不
敏亦欲以通釋善頌同漢詩之文於大雅之訓故惟
我世祖之烈聖朝之典賢王之撰廟不足以發揚萬
分之一二而童蒙鄙野庶可因傳註而知分寸焉其
間識慮淺陋適為詆誣盛漢臣雖萬死未足云謝校
書郎臣達上

香奩集叙

韓渥香奩集二卷蜀本詩一百一篇京師本賦二篇
詩一百七篇曲詞二章祕閣本同亡詩十篇三家篇
什相糅莒差次不倫以讎比除複重定著賦詩曲詞
一百十二以朱墨卞閣京本皆已刊正可傳渥字致
堯唐翰林學士承旨朱全忠顯命呂渥行禮為簡傲
放外以死事見唐傳曰字致光者為也渥為詩有情
致形容能出人意表有集二卷其一此書晉相和凝
亦嘗著香奩集皆委巷艷詞猥穢不可示兒時已有
曲子相公之號沈恬筆談著論迺以是為凝書陳正

敏為卞之設二事以驗謂吳融集有和致光無題詩
二與香奩詩韻正同而此集序中正載其事一也鄉
嘗於涇喬垆所見涇親書所作詩卷其裛娜春盡多
情等篇多出卷中二也涇富才情詞致婉麗固非凝
及而北夢瑣言載凝小詞布於汴洛作相之後收拾
焚毀則凝之集迺浮艷小詞安得遂以香奩為凝作
走謂正敏辯得矣傳稱凝自嘗刊已集為板本而特
謂奩香集不行於時行不行在凝則此集為可知也
况詩與詞曲固有不言之卞其詩有岐下作者而凝
未嘗在岐江表志王延彬子繼士與涇子寅亮幼日

通家寅亮母尼即薦福院講筵偶見又別者也今詩
亦在此什則斯集也為涇語可不疑夫人之著書上
世猶不免訟嚴春秋大典亦有十數家書學者不完
謂何泛以名取則晏呂之傳為孔氏之經矣以凝艷
曲眎涇集者不幾於此乎信筆談者雖甚或於此必
自有卞年月日叙

李長吉詩集序

右李長吉詩集四卷蜀本會稽姚氏本皆二百十九
篇宣城本二百四十二篇蜀本不知所從來姚氏本
出祕閣宣城本出賀鑄方回家凡集三家以儺比正

舛為槩之杜牧之序宣城本多羨詩十九蜀姚氏本
少亡詩四今定詩從宣城本從蜀疏其異同於下著
姚氏本於上大校宣城本不遠蜀姚氏本最為審訂
皆已刊正可傳長吉名賀唐宗室子也本書有傳其
小傳出李商隱悉已暴白行事蓋不必言長吉諱父
嫌名不舉進士雖過中道然其後貴富達人倫不巨
時之貴尚惴蘄乎方寸其於末世顧不可以厚風俗
美教化哉其詩著矣上世或譏以傷艷走竊謂不然
世固有若輕而甚重者長吉詩是也他人之詩不失
之粗則失之俗要不可謂詩人之詩長吉無是病也

其輕颺纖麗蓋能自成一家如金玉錦綉輝煥白日
雖難以療禦寒饑終不巨是故不為世寶其詩當無
日不賦而傳者疵此何則長吉慵次已作支朋率蚤
死故錄偕亡遺詩李藩嘗集之從其外兄求益授之
既久求之不復調調曰長吉素易我我銜憤次骨得其
文輒投坑圓那復有詩是必設辭拒藩非寔有此遺
詩終以不見豈天愛瑤故即小說唐之說誕矣學者已
不盡信芹世任信臣者又記書仙事寔之仙者慶曆
中長安女倡曹文姬也穎書工書名巨藝得睹朱衣
吏持篆玉示曰帝使李賀記白玉樓竟召而寫之琬

琰家人曰賀死歲三百矣烏有是文姬曰是非若所知也世載三百仙家猶頃刻然迺拜命更衣颺然飛去走稽於傳賀不聞於記事有所長且巨落筆章成見稱莽史自玉谿子固已記白玉樓事逮文姬更祀三百天家日月雖長其敏速尚何道信天有帝王羲之輩皆已亡固不乏工書之臣何待此文姬者文人設辭指事殆寓言乎走懼其污長吉故為卞明年月日叙

叙十國紀年

右劉恕吳史六卷唐史六卷蜀史七卷後蜀史六卷

吳越史四卷閩史三卷漢史二卷楚史三卷荆南史一卷北漢史二卷凡十國紀年四十卷以亂世記注知之者少故文多舛錯差次不倫以校讎是正曉然而闕其所不可知為繕寫始可讀初唐以方正理天下王政之去自此始自黃巢倣擾藩鎮汨于奸雄尺地一民非復唐有天子獨抱虛器寄身亡所逮朱梁篡殺五代迭興於是遜者王强者帝跨淮涉隴為吳蜀吳越閩漢楚荆之國既而後唐舉蜀孟氏奄其地有之唐氏篡吳兼閩楚而不能保周初太原別為北漢通數十國與七代相終始本末百年神宋龍興

然後平一夫亂極而判已離而合天下之常執執今古之所同然者十國之主類無深謀遠畧其守臣節奉王貢者絕不知齊威晉文之事僭帝空名亦非復湯文之舉齷齪自保偷安一時輔導之臣皆斗筲小器亡通知王伯大略以致主安民者至其興亡之迹理亂之源行事之是非謀譎之得失與夫逸民節士良吏正臣之行已僭叛小人之狂妄承唐接宋有不可得而廢者舊書國自為例恣漫蕪雜而不可稽攷治平中知制誥路振始志九國成一家書惜其得書未脩疏略者多荆南一篇闕而不錄御史張唐英補志

北楚書稍就完恕名有良史之才留心著述嘗從文正司馬公學與修資治通鑑紬繹館殿盡未閱之書於是哀集衆家參諸野記纂修斤削以就此書復藁未傳卧疾云殆其子居外恕書趣以歸曰吾忍死相待即床下口授傳之始恕欲為十國百官方鎮表年未就而卒紀年有文正公序范公淳夫為恕墓表黃公魯直志其遷葬其言行舉矣是書蓋一世竒作其叙事微而贍簡而詳疏而有旨質而不蕪廣博辭文賢於國志舊史遠甚然而牽於多愛泛取兼收瑣務中人尚多記載至其書法端不竝後言而見恕萬年

人也字道源先文正公卒文正公相表官其一子初
文正公以道學講明洛下恕居門弟子首列雖嘗第
進士終不一去師席使壽而及於元祐其立朝誠節
必亡愧諸公矣不幸而天可為慨歎紀年故書無錄
第其篇目如上

十國紀年通譜序

事明於一疑於衆舉其類則疑者明三代以前萬國
分治書之典誥何其明且約也蓋天下車同軌書同
文行同倫萬國之政繫于一人四海之大猶一身上
下之禮明中外之治均比屋可封人亡異情載筆之

臣何所紀修律度量衡然猶未免於時守而同之也
周德襄王迹熄徐楚僭叛征伐行於諸侯正朔不稟
於京師國異政家殊俗變風競作聲詩異編春秋常
事不書類以舉其疑也太史公譜共和以來為十二
侯六國年表稽古之士得以攷見焉漢世宗紀年建
元為國家者循以為故時宜世變自為聲教者往往
各名年紀二君並世則行事異而正朔疑矣不明其
類曷舉其疑十國判於唐衰一於大宋中更五代
時並異書讀其傳者不習其時常以為病劉恕紀年
載述假日名甲子繫之年舉衆明疑一其類矣至於

參攷異邦之事則尚有臨軸而廢卷者為之旁行譜
繫列其歲紀舉疑明類輔成劉氏之闕先唐改元天
祐而蜀猶以天祐名年通譜之書從此而斷迄於平
晉凡七十有六年年殊朔別用通譜於左方

武昌土俗編序

武昌為邑舊矣肇自孫吳建國為郡為州進而督藩
降而邑縣官司未嘗改也山川未始變也物名稱號
多因時而革者雖邑之父老間或不忘其故它州攷
古之士將無所稽據焉仲謀陶庾之風聲幾何而不
泯也不有書志其何以傳武昌記舊有成書世久不

見中更椒擾並與圖經而失之近縣令唐時顧遺墜
之罔收倩故家子雷某追錄圖經中事收拾采綴十
舉三四譌謬不倫比比而是名都要會世所共聞舊
事前修來者斯問端倪不對負愧多矣儒行履方以
知地理况令長之職官乎故走本紀搜圖旁求裨說
參諸故老訂以前言附見土風成武昌土俗編二卷
俾邑之游者不必問問者不必語開卷略舉以代煩
言為省事之一端用備遺亡云爾至於兼收遺佚以
成土地之圖上裨天子之司徒則吾豈敢

書武昌土俗編叙

武昌土俗編授木於紹興壬午走既才庸學寡加縣
出兵荒餘燼無藏書以攷閱往事士非耆舊無所質
疑姑盡所知搜羅野老之說草創編秩垂被代而出
之凡聞見之所未周或知之而未悉皆不及著其間
名號更易不可究知當去反留當書反闕者一書之
內夫豈不有自求其失則所逮未故書編目求取正
於當來惟乃仁人於此愚昧適瑕補過易視聽於傳
疑使走不以此為妄人乃朝夕庶幾焉者六月庚午
書於筠鄉書舍

序輓彈漏刻

輓彈漏刻始於唐僧文誥行於中軍其制度在十國
紀年簡略不可稽據走官東鄂始於成將得之其制
為二尺屏風縱廣正等以七尺五寸之竹通中交解
而四截之斜倚屏中隱其機括蓋以銅華齒齒承以
夫渠為銅彈十二二銖者十枚投其一于蒼齒歷甬
道四折而下墜夫渠中其聲鏗焉以次發其九彈屏
上列牌為識凡二十牌盡十彈而轉一牌牌盡而復
則書其數于紙一刻為一牌十二牌六十復而晝夜
均十二分之每一時而牌五復盡八刻三分之一總
十二時而百刻之數盡五夜更漏去旦暮漏五刻夏

至夜短極每鼓牌四復餘一牌有六彈籌閱牌十六
餘三彈而差強夜漏漸長每增一刻則籌加五彈而
弱累增一鼓為二牌餘四彈冬至晝短極每鼓牌六
復餘九牌有六彈籌閱牌二十有五餘九彈而差強
此其要略也紀年鼓百二十發為一刻與今屏漏正
同其言輓竹三文二尺而發一鼓其長已甚將年紀
承舊史之誤抑文誥所造於今有平易徑急之殊哉
要之徑急者其發多平易者其行緩舊法增今二十
四尺十五寸而皆百有二十發前史之誤可以無疑
在易乾象有之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後之釋者

以為勉強之強而不知天道之自然夫天任之自然
日行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人得候其晷則則
天常之為德也至矣今之為晷漏者其法有四一曰
銅壺曰香篆曰圭表曰輓彈銅壺一家復有數器為
器雖異所以占天一也在銅壺則有苔冰遲疾之誤
在香篆則有塵細燥濕之殊在圭表則有雨暘蚤莫
之差戾均所不免人能莅之惟謹而器無爽忒之事
者惟輓彈為然輓彈以二尺之屏一丸之彈仰占天
道而造次可持行之一人見之於用自強不息無天
為徒君子終日乾乾斯其意矣走竒其物小而用可

重也將廣其傳於世故為序之云

送甄雲卿赴西宮學官序

道家者流有金丹之術走初未之學謂如漢方士說
煮丹砂為黃金則可以致神仙其語信荒唐問於道
學之老人老人曰金丹謂內藥也鍊神與氣毋以物
外傷吾內則大藥可就而神仙可至化人之祛可執
老樅之舌可咋洪崖之肩可指矣走矍然曰是在吾
術內但異名耳孟軻養浩然之氣四十而不動心上
論於古之人此仲尼所以告曾參曾參語單離居者
安得通方之士與之共論此術哉雲卿念八兄以易

易名家壯歲取科甲聲名籍籍在人耳目間一時公
卿大人見之無不傾挹仕輒不偶一鄉之士類無得
而親疎者走罷鄂陵長始獲交於雲卿出原舟一篇
蓋是說也從此與之友孰知其為人自處之高風斯
在下道心內切固象昌求烏是固雲卿所長要亦為
雲卿累雲卿教國胄子分職在閩中騰踏飛黃必自
茲發也居貧抗手曾不能為黃金以贖其行嘗聞閩
多古書道家之藏為甚富雲卿尚友今之君子豈皆
不足與於斯乎雲卿志抗浮雲氣充天地持其志無
暴其氣日益日損神氣有不冲邪吾意其必且夢周

公騎箕尾矣以道之腴治已以土^草治天下雲卿知必進於是也走細人也學不能造乎道而混沌之眉儻忽之竅所以喪吾真者日勃谿于方寸輔仁者去則金丹何冀焉雲卿老於詩文走不可以雷門布鼓序意惜別又將以已之所甚難者責望吾雲卿云

賈氏家譜序

邵武賈麟之始以進士高第試主武昌簿領適走假令茲邑獲親炙其議論麟之問學有淵奧走既賢之逮升堂拜其母氏知其聚指過不家不至豐殖教撫族父之孤甚至走益知其內行蓋學士大夫之卓然

者然亦未知其所自得它日麟之攝事郡府以文字出入諸臺間奏記之叢日不暇給倏然以一編書寄走尺牘將之曰家謀尚矣芹世於此殊畧吾不忍也蓋嘗譜吾繫姓皆有所示公其為我叙之走矍然曰麟之知所本矣其可以辭為畧書氏姓之說冠諸篇首曰姓性也分於天而判於人者也是故序昭穆別宗祧非姓曷以明族類正人倫非姓曷自會生齒治百官非姓曷得蟠天錯地振古而今措之中夏而準措之夷狄而準一定而不可易者性姓為然先王因生以賜姓因官以命族由之此道矣後生世類益夥

因土着以明族望古今異道其為教本一而已晉鼎
祈民始遷僑舊既南安於土斷魏更官氏華族是同
南則王謝朱張北則崔盧李趙雖曰喧囂是競辨族
之意猶謹也考唐宰相世系林氏姓慕譜繫之學猶
班焉五代王十國判義養盛京姓淪人知其所自生
蓋千一矣記有之曰萬物本乎天人本乎祖學士大
夫則知尊祖矣世譜之作所知以族姓明祖禰之所
從生也可不重哉麟之知之矣譜其得姓之始氏族
之判次其宗望有本有末信以傳信百世之學也不
知則闕不敢誣其祖矣麟之之為是書也上不敢誣
其祖下將傳之百世不知本者能之乎漢之車公唐
之負氏百世之上烏之知此道哉謀曰應者乃麟之欲
知其人觀其譜

良齋先生薛常州浪語集卷第三十

身... 卷第三十

良齋先生薛常州浪語集卷第三十一

未央宮記

丞相鄼侯臣何昧死再拜言皇帝陛下陛下從天下
義兵誅亡道秦西都關中以根本制枝葉天下幸甚
京師諸夏之父母也要令四方諸侯知有所法令咸
陽遭項氏殘滅之後堂殿泯毀櫟陽興樂承秦故雍
靡敝一時之制非法度之宮也臣不勝大願昧死請
陛下詔有司度長安地作天子之宮曰未央為漢家
建萬世亡窮之業臣何昧死再拜以聞制曰可尚書

共案與與案
承秦與承秦

令下御史將作按地圖以詔書從事丞相裁處其宜
太卜筮並吉七年初作宮長安因龍首山以抗前
殿北西五十丈南北十五丈其高三丈五尺殿北營
宣室殿為帝者之正處掖庭宮在其內有漸臺以供
眺望曲臺殿石渠天祿騏驎三閣藏先代典籍及名
臣勲著承明殿廬為文儒著作之地織室暴室凌室
為織文染練藏冰之所其外周廬環列繳以徹道宮
垣有關門二正北端門曰玄武闕其東蒼龍闕四面
設公車司馬典受四方章奏立太倉武庫所以儲國
用謹兵防也宮周二十二里九十五步五尺疏山以

為臺殿不假版築高出長安城其二月上自平城至
見長安宮室壯麗怒曰天下凶凶勞苦數歲成敗未
可知是何宮室過度也丞相何曰天下未定故可因
以就宮室天子以四海為家非壯麗亡以重威且亡
令後世有以加也上說即自櫟陽徙都長安九年十
月未央宮成上朝諸侯王置酒前殿上為太上皇壽
曰始者大人常以臣不如仲能治產業今臣之業孰
與仲多殿上皆稱萬歲自古帝王興建都邑未嘗不
為子孫久長經遠之度是故詒遠莫若儉禹都安邑
湯從亳從先王居周文武作都豐鎬周公營洛邑其

始未嘗不卑宮室謹法度降及後世瓊室瑤臺興焉
且富不期驕人情好泰侈大生於安逸此理勢然也
作法於儉其弊猶奢以奢示人而謂子孫不吾加者
丞相之計豈不疏哉豈不疏哉抑嘗聞先生長者言
高祖項羽皆楚人也漢始都洛五年夏上感留侯良
奉春君敬說即日駕之關中居櫟陽其秋擊燕王荼
六年取楚王信七年征韓王信上皆行幸關東至洛
陽初項羽既燒秦宮室或勸羽自王關中項王見秦
宮室皆已燒殘破心思東歸高祖須居關中自言遊
子悲故鄉吾萬歲後魂魄猶樂思沛蓋其心未嘗一

日不在東也鄼侯作宮宏侈因貳以濟託辭決定都
之計旨哉雖然猶有憾為令何稍知古今畧法先王
而通其變以安上志高祖樂於從善使後嗣知所準
則可亡奢侈之弊且高祖以漢太祖而猶出言詫大
何法宮乃復窮奢極靡子孫安取制哉其後孝武帝
新作宮殿孝成帝興建昭陽土木被金珠楹桶加文
縷增高極於雲漢窮幽達於泉壤侈過天道超越振
古財用單竭於人上力困窮於下其視孝文皇帝惜
百金費罷營露臺遠矣初未央宮世世增廣有臺殿
四十三池十三山六其臺殿三十二池十二山五在

中未

堂 朱鳥堂 室 非常室 閣 宣室石渠 驕

臺 玉臺果臺 觀 甲觀

山 東山皆 池 滄池 田 弄田

門 四面公車 倉 太倉

闕 武蒼龍 庫 武庫

府 靈奎內府 署 內謂者 宦者 鈎盾

獄 掖庭 廐 承草 長樂 路 鈎 盾 亦作

園 虎園

右未宮室央之雜出於傳記史籍者附記于上亡者

闕之其制度為不足取皆畧而不書

岐陽石鼓記

岐陽十鼓十在鳳翔天興山阿唐鄭餘慶節度鳳翔

移真文宣王廟唐衰亡其一鼓皇祐四年司馬待制

池知鳳翔夜使向傅師求之於外偶之田舍覩春梁

石舊有文察之鼓也向既易以他舊於是十鼓復完

其文刻鼓扛間皆大篆唐時書畫尚備自杜甫韓愈

韋應物蓋已歎其不無闕畫及今歷年四百而文漫

滅過半其書之可辨者十鼓凡四百四十有九字中

有複字十六總四百六十有五字其丙鼓五句 左驂

右驂騶驥我以濟于原麋豕于疑孔宇庶麋鹿雉兔

丁鼓二句鑿車華枚貞弓孔碩戊鼓八句鯁鯉處之君子漁之有鱒有鯢其翊孔庶

其漁維何維鱣維鯉及枝辛鼓十句我車既好文我馬既同我車既好我馬既驅

君以貞獵貞遊鹿鹿速速君子之求首癸鼓二句西載北勿伐凡一百十有一言可讀其餘字畫高古文義

嚴密又多剝剝不可訓知攷唐貞觀時吏部侍郎蘇

勗載記元和吏部侍郎韓愈天寶工部員外郎杜甫

蘇州刺史韋應物歌近樂學士史太平寰宇記歐陽

參政修集古目錄梅都官詢蘇侍讀軾蘇黃門轍詩

王學士鞏手記皆稱古文為史籀書周宣王時物也

唐人之善書者如虞世南褚遂良歐陽詢共稱其書

古妙韋應物以為李斯嶧山之宋刻字比之懸隔而

歐陽公亦謂書非史籀不能作徒以文細刻淺而傳

久遠自漢以來博古好奇之士皆略不道且不見錄

於隋志以為可疑者三人謂韋稱宣王以文王之鼓

刻之以韓言宣王之自銘為信公豈未之思也刻文

埋沒後見者多矣摸搨既眾其壞亦速王學士言鼓

以頑石故能獨久然唐及今不六百歲而為闕已半

鼓為唐出可以亡疑皇矣歌文王居岐之陽今鼓適

在岐下車攻列於小雅亦惟宣王之詩以為鼓出二

王不為無據走謂攷文觀古當取其最近者從之獵
而肆^肆兵周之政禮然爾至於時王甚盛之舉若禹有
塗山之會啟有鈞臺之享者事獨昭於當代得以特
書成王岐陽之蒐亦其事也銘功金石古之銘哉寔
然歐陽言韋意失之要亦宣王復成王之政而為之
銘鼓爾走既為之論說重為追記之云
記禮重制器能銘夫銘自名也自名其先之令德勒
之彝器而以傳世詒後孝子孝孫之事也夫人莫不
有美銘稱其美義之盡孝之至也惟賢者而後能銘
銘必有當也岐陽之蒐其周禮之盛歟昔者周王文

文武繼夏商而有天下成王幼續二王之末業三監
及淮夷叛王既踐奄還歸豐鎬用大蒐于岐陽召六
事合諸侯作六師程文服而簡車徒焉是納民於軌
則以母亡武備禮之大者也大禮之備由成王始也
鼎銘夏也盤銘商也几杖斲席皆有銘周也先王之
所以昭德垂訓也石鼓以銘先王之道宣王復古之
蹟也大蒐之禮比季而講不煩而就事也王執路鼓
諸侯執賁鼓軍將執晉鼓師帥執提旅帥執鞀長執
饒兩司馬執鐸公司馬執鐻所以辨等威而嚴節制
也艾蘭以為防置旃以為轅門以葛覆質以為繫必

有事閑之不可踰也置筵絕設望表蠻夷守燎不與
於盟重夏也仁義之尚勇力之賤示之以好惡也射
御之節禽獲之獻禮以行之義以成之大蒐之脩禮
也禮脩而銘於鼓象事也鼓於五聲無當焉而聲五
等之以和為鼓而銘尚其和也堅石無文磷之虞也
十數也盈數也不顯之為德有聞之無聲先王之範
後王之則也是故紀勲烈永聲名者莫尚乎銘通古
今會名物者莫詳乎篆漢烏無朕混烏無形品物昭
章天籟斯應者銘詩之著也遊龍攫天三辰下燭輝
光磅礴萬物咸章篆畫之工也非宣王無以銘成王

之烈非史籀無以通宣王之志一舉而兼得之也惟
石鼓然哉君子曰脩禮者其惟成王乎能明文王之
道成武王之伐以周公為之相以史佚司其禮農隙
講事百度修舉詩曰昊天有成命二后受之成王不
敵康夙夜基命宥密於緝熙單厥心肆其靖之君子
曰善繼者其惟宣王乎收汾王之墜緒遵成王之舊
禮修車馬脩器械會諸侯於東都因田獵而遷車徒
天下喜於王化復行周室中興烏詩曰穆穆皇皇宜
君宜王不愆不忘率由舊章史籀通九代之書明一
王之法損益就一家之學用同天下之文宣王之心

成王之式銘之鼓石而法垂於後世四方達焉無疆
述焉可謂上下察矣詩曰鳳凰于飛翩翩其羽亦集
爰止藹藹王多吉士維君之使媚于天子又曰鳳凰
于飛翩翩其羽亦傳于天藹藹王多吉人維君子使
媚于庶人

得欽崇豆記

欽崇豆失其所從自博五寸深一寸有半首高三寸
尺高不知有幾銘十有五字皆古文蓋商器也湯既
伐夏命受天命制器禮而豆作焉故其銘曰帝欽崇
元作豆佳旅其典神天子永帝者商王號別祀其年

稱旅古祭名欽崇警戒之辭也曰我祖左相之誥湯
曰欽崇天道永保天命今銘文有之夫為器者必治
金茲廼鑄鏤即是數端而驗必湯器矣傳稱湯之盤
銘曰德日新而此云欽崇典神天子永起居之戒交
衆君臣觀古人之立言靡或不根于道人耐睹物思
敬非心將安自生嗚呼美矣夫物之得喪信有不偶
然者湯有天下吾祖寔左右之同功阿衡于今三千
有餘載豆隱而復出迺歸於走家昔邵伯在周王人
之良耳聽訟一時之事何與人憇止甘棠猶不忍伐
况此商之餘器吾祖有言勒焉雖其足不具完可不

為家寶也後之孫子其觀器思人無忘廼祖之忠勤而皆人著戒之意則斯器也分典于家為不祿紹興強圉赤奮若二十有七年終辜月二十有二日甲申商左丞相末孫季宣德豆于延陵謹齊心而為之紀

記漢高方劍

漢尚方劍銘曰陽朔元年二月甲辰尚方鐵工臣某作紹興壬申歲走莞荊州機密時園夫治竹簡地有得玉裝劍具還其主者走疑劍在密令尋訪果得之按陽朔成帝紀年尚方漢工官也漢法常以月食時鑄劍供天子服用當時器物多以小篆勒銘此劍鍛

鍊成之皆隸字為可疑者然漢靈器鮑氏鐙銘盡漢西京隸刻此銘字法高古且劍匣之不鏽非今人所能為也王莽解劍佩玉璣賜新都侯相可徵玉裝具劍漢世侯王之所通服朱雲借成帝尚方斬馬劍僂佞臣張禹亦可想知當時尚方作劍之利是劍雖非成帝服御要亦斬馬類也走初買劍以同幕李伯都父剛正好古學知漢隸出使驗視于都彈鋏咤曰此劍可以陸斬牛馬如安昌侯者鄙夫陸陸何用齒吾刃乎今屈指十七年于都隔在泉壤撫劍銷黯視几按間所用銅雀臺甬瓦舊研亦于都見遺涕淚霑臆

拾其遺言作記

新作祭器記

有國之制祠事覃于縣者六春秋用事者二歲凡七
祭孔子在廟社稷風師雨師雷師在壇勾芒氏為位
著為令甲令長主之齊潔以祠神荅如響俎豆尊壘
必有物交於神明必有道聲自干戈搶擾隊禮相循
鄂縣祠神褻器而已聲容文物非復舊章君子以禮
先民無大於此孔子曰禮云禮云玉帛云乎哉樂云
樂云鐘鼓云乎哉玉帛鐘鼓之器是豈禮樂之正與
禮樂之情斯焉有取釋是而觀禮樂吾不知之矣是

則遵豆簋盞之用果不可虛于以脩物致材振修逸
典攷文制器合法應圖銘諸俎而為之識辭曰惟皇
帝紹興三十有一年某月甲子武昌之長臣味末區
東薛某祇顯相寅恭席事率時國典作于茲下邑禮
神洗一尊一壘一皆有勺簋盞十遵二十豆二十有
六爵二十坩十有二俎六盤二壘四匪四用實嘉薦
以享以祠將永實爾後八典祀無疆其采粿以中秋
釋奠於先師孔子用克庭實春秋之禮徧于羣祀俎
豆有列酌獻有儀我不敢知神之彤嚮祭神如在其
庶幾乎周文公之頌云遵豆有踐孔子曰俎豆之禮

其水實爾後八款作其亦
其爾後人其宗族其德

則嘗聞之矣軍旅之事未之學也古之君子修禮於廟堂之上而德教加于百姓普天之下無思不服萬世圖攷其遺法不敢一日而廢豈它道哉旨必有在君子於是乎觀禮禮將不外是矣

六朝一 吳太皇帝廟遷造記

今皇帝即位之始年制詔中書樞密以太尉殿前馬步軍都督指揮使成閔為京西湖北路招撫使但擇地形便置鎮戍守太尉成閔奏武昌吳孫氏都會際江中流居光蔡之衝寔為江浙外蔽地饒水草便於輸運宿兵當有根據臣謂出師戍之宜遊奕軍統制

軍馬臣王公述世將家沈鷲有方畧可任以重請以其軍先事成武昌事聞台對某殿命坐從容論幾事合旨厚賜而遣之時某假令武昌為列壁于灌嬰之故壘壘南有安樂宮舊址即之以為射場中場有吳大帝祠久廢弗治僅存蝸舍廟貌傾頽王公好學知古今常慨然有廓清中原之志凡飭士馬礪戈兵必以身先之不憚勞力士亦便安其政師律以和既而歸功於神曰斯吳之舊壁也我仍其故師安焉豈太帝神靈陰隲我后樂制置得宜所致然哉且人一飲一食當知所自思其人猶愛其木可居其地而不知經始

者乎且神祠在吾射場飛矢日流于右雖在神無射
於我安乎於是即宮北墉求爽塏之地而奉神其上
雖祠房函文而棟宇深嚴自一階除一窗戶以至奉
祠之具靡不親為料理求所以為堅固永久者又作
下舍居祝俾供洒掃之事曰斯可數十歲矣若夫斥
廣修增壯則有俟乎後之人寢成屬走為題其榜且
書其事走按祭法法施於民則祀之為太常經理是
都為今成憲且其功烈實有加於武昌之民祠於武
昌合乎祀典而王公不忘太帝之烈走知其事上必
忠視新廟之規模知其器度宏達私喜朝廷任寄之
得在太尉公為知人勉為濡毫而又饒銘于石銘之
曰

袁山蒼蒼楚江環回神所安兮熊羆鼓輦經營洛師
有前規兮奕奕其宮肅肅其祠誠感至兮椒酒蔗漿
牢肥黍香永無終兮

忠顯王廟復薛夫人像記

走先讀五代雜說於周世宗知劉衛王之關弓命中徙
座當之謂有英主之畧衛王識天命之有在至於投
弓折矢而氣不為少挫見其忠臣之誼薛夫人割子
之愛不以汙劉氏之門卒斬成喪慄慄乎士君子之

行賢德參會並行不悖遠眎毋野首山之盛孰謂衰
世之無人哉初衛王死節壽春世宗追詔崇獎有曰
姓名忠於所事抗節無虧前代名臣幾人可比朕之
南伐得爾為多復壽之忠正軍曰以彭君之節唐元
宗尊寵封爵而辭之曰神而有知受吾命邪歆周惠
邪其夕夢王拜庭下若奉詔然烏乎王之忠昭昭矣
世宗讎也為之褒稱動色元宗君也至死知之不盡
賢不肖之相去其間不祇相萬此仁人志士所以起
莫知之歎也五代詎今已遠故老無存惟王城守之
勤事多遺落至其死官之烈周典寔大書之雖與日

月爭光可也薛夫人之懿姓氏不聞於人俾官事班
班焉以故知之者鮮走嘗謂天性之愛在古壯夫烈
士有大義不能奪者以霍將軍之忠斷於此不能無
憾夫人滅親之地其處之綽綽然申令軍門有以嚴
閨梱之制退而成服不失母子之至情士子君之中
庸夫人幾是矣名不昭於當世豈不傷乎末嘗追緝
五代遺書恨不得夫人之姓夏初將命賑業驅馳淮
右覽隳城之延壁眺御砮之故山既已懷古思人拜
王之祠得夫人之姓於麗牲之石其有獲於我心者
至矣尚恨新祠之作夫人之像設不與存焉屬郡將

高公以忠臣子世不忘君受知出守橐臬辭若因以
其事語之公甫下車以奉安告且屬走記其事走不
得辭媿不能文直書其意而已高公變其名也觀公
政之先後可以知其志之所立云乾道壬辰下元之
記

克絲前記

克絲之故名曰損絲損絲損私之絲也仲尼稱克己
復禮為仁老氏謂為道日損人雖不同言理不異今
夫人之生也涵虛而無體曰命通一而無方曰性命
不易也性不遠也物其故有也道亦其故有也耳目

為聞見奪心志為利欲移然後私意萌公義隱迷惑
失道貫習為常其故有盡亡於是為小人伍伍而不
返則將與飛走俱日遠於人遂不可求諸人域收心
正性故聖人貴焉令人病之切身孰不務亟其去習
非害性之為人患不切於病乎人知病而不知非聖
人於是乎不作仲尼展蹈其元顧不同邪仲尼貫一
以明之道師表乎萬世蹈也違之不悟天下號名大
愚猶之水然清明自其本性埃塵渾之以濁本性固
存定而澄之則為清明也於其元冥辨人能去惡以
復性又何讓於聖人哉皆知弗為者非他私奪之也

走生二十有三年矣日聞道於聖人之書然臨事輒失其情益知勝私之不可不務是以攷之大易取損卦以名書堂日損益以為居處期將管心室欲反本歸仁日草非心庶乎盡於此生也損益盛衰之始敢即之銘之

儼若思益記

混焉曰太極形而為兩儀天地位焉萬物育焉布列森羅罔知攸究鄉之所謂太極者宜若亡而故存故耐化物無迹觸感惟應孰知其所以然非至靜曷能與於此夫人之為物萬物之靈也頭足具天地之象

知識出事物之表誰使之然有道主於內也昧者不固其本瘦精神而他求滋滋焉汲汲焉惟恐或遺而遺之日多患於忤物而於物益忤此亡它不知所以用之不能盡己以盡物也聖人傳心之要豈有它哉亦惟吾之故有是歸是體而已吾友行父子車子所謂所養其大者之人也以為道不遠物萬物豈異於人必欲周知其情沒齒將恐不既莫反求諸己即聖人毋不敬之語行之自誠而明將以盡其性合德於太極安居壞室寂寂窮年外則淵如塊如不言不笑雖記云如齋如尸殆無以異非惟此也亦能以處眾

於喧闐之中雖撓之萬端卒莫以動其靜比其言也
復無遠於物情使過主而見之施為將見其有不言
而化者矣嘗以其事告曰禮始無不敬儼若思安定
辭而后安民哉蓋本於正心也心正迺靜靜而定則
浩然之氣為吾體體此則心為乎動道為乎加死且
不移況於小屑利害以之窮理理不吾畔以推之物
物將焉潛故古人務在至誠治人其餘事耳我欲事
斯語勿失用明書堂曰儼若思也子幸我為志之走
於行父為知己不可以辭即叙其語而為之記夫也
之為言齊也謂齊其心志也心志一而無適則太極

不遠物動靜無或遺故曰清明在躬氣志如神無為
而為莫能臻無思而思亦莫造雖一身至渺大而天
地不我過與夫馳神於外物後其志者可同年語哉
然其狀則幾是曰儼若思也願不甚得如久於其道
則其來者將何如邪
乃躬在是乃心在彼逐物忘身為知天地心君中立
寂如太虛形神不違齊莊如愚或之其它或誠于敬
望之不分道有奇正

克參後記

始走以損名參記其命之之意既三祀矣友生有至

自錢湖者道其所聞曰上方作室禁省謂之損益竊
嘗睹益記堯文詢之於人良是也小臣矍而
慨曰聖人與我同慮哉夫人道道而行是則人所共
有聖人先得我心之所同然者誠足喜哉禮貴賤雖
不嫌同名而天壤一號不可也假名存而無害亦不
能一朝居也思有以更其名而未得已而知所以自
解曰天道人所共有可以君為道而真之哉仍故名
而不安亦辟之而已爾君臣之學自有卞又何疑焉
於是即記以求名而克己復禮之義名益曰克叙之
以續前志曰顏子問克己復禮之目仲尼告非禮勿

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夫人仁者人也仁
之道謂人無所可哉惟以物遷是以去仁而不省聖
人戒慎乎所不睹恐懼乎所不聞動容周旋中禮不
違於終日之間物何自遷是以仁浹乎四體夫如是
乃盡人之道顏子之所以拳拳服膺而毋失自致具
體而微者也學者以顏子為準繩於此豈可不務走
細人也固不可以希聖然知人者人之道則吾之道
也吾雖失道將可自絕於人克己歸仁何敢緩也顧
走之失有不若人者八焉聞道而未之能行一不若
人也放心而未之能制二不若人也處已而未之能

盡三不若人也多言而未之能法四不若人也樂善而未之能擇五不若人也愛物而未之能容六不若人也居世而未之能處七不若人也任私而未之能去八不若人也凡所為不若人者皆性天之所無有從欲而得反身而未之能善有一於此不可謂仁况有其八乎弗亟去之無以為人矣及今能以禮自克率性而知道哉或庶幾乎可也為詩銘之以自警云穹弘地天灝灝無垠惟道參之粹焉者人人安其仁則惟聖人往而不反曷為其身循道而行無事于勤出入惟時乃凝乎真勒之銘詩請法先民

絃歌堂記

狂生之治武昌有堂以休其燕處命之曰絃歌或徇其名以絲聲問者曰吾不識操縵安知琴瑟然則永言將何若曰吾不分清濁安知聲調是則此堂何以曰以臨官臨官古之道與曰吾不知其今古居斯可得矣居而視其實則其邑之所為設無非世俗之政胥徒皂隸充乎閭傳別質劑盈乎前條教在門賦財在帑所聽者獄訟所問者催科汨汨營營無或絃歌之事或者愀然不說曰異哉子之政斯亦妄人而已矣雖然猶有說也之子曾不是聞乎太古之治有樂

而無聲琴而無絃者以身為器以心為律建之以太極制之以中和翕而作之皦而純之繹而成之八音克諧律呂斯應動天地感鬼神有生之類無不獲者矣夫如是也絃歌之事可得而略也中古患不得乎此於是乎有樂經之教中和以節其內音律以宣其外弄之以器聽之以聲琴以禁之歌以訛之非辟之心無自而入矣仁民而愛物未有學非是道者今子上無得乎彼而又此之畧疲精神於刑政不求諸內而於簿書期會之間役役焉謂其堂曰絃歌吾不知之矣狂生曰吾過矣吾過矣所求於太古之道則吾

未能也中古之事吾何足與聞之苟居今之世不變今之俗誠其意正其身愛其民律其吏明其朝會察其簿書謹其貨財時其徭役上無沉蠹之失下無非橫之征無情者不得盡其辭窮民為有所赴懇耕而食織而衣用不犯於有司禮義興行于下四封之內民吏各安其所居一堂之上而民弗吾罪仰不愧俯不怍憂不患乎失職則絃歌之事其或庶幾乎若夫興禮樂制田賦一風教致和平吾無事焉有天子之職官在於求於太古之道吾未能也中古之事則吾豈敢吾過矣吾過矣由書為之堂記

松風閣記

郊壇岡陰郎亭之麓精廬左闕松風之故閣在焉初
涪翁復自巴中訪坡公之逸迹裴徊九曲信宿松下
嘯歌成韻因風鳴閣閣磬砮谷俯寒谿臨洗斂之淵
睨萬松之嶺江山浩渺吞吐風雲引領而東縹緲萬
象故雖容谷之內遠瞻無不屆焉西山多竒此景為
最日者松林茂密中燼於劫灰松風之名猶以人著
主僧作新軒檻請走記而題之惟翁學行文章固已
播人耳目頌述其事非所敢為聊叙閣之廢興與其
得名所自登斯閣者詠涪翁之句眎西山之景指顧

斯得自應不改其舊名棠乳柏曾何翦伐之有哉松
風颼颼當蓬然起矣夫然則蒼髯之木安在乎閣之
成壞信能種松木萬本末萬壑之清風追舊觀於未
今亦西山一勝事也好古博雅之君子將有意於斯
文

新作殊亭記

武昌之西郎亭之首有亭巍然而高超然而迥者縣
大夫孟士元之殊亭也士元為令武昌才兼政跡作
亭殊異有聲聲叟之漫記焉唐之刻文磨於俗令亭高
記古同永空山其所以為不亡者抑有其道武昌古

都也遊觀之迹徃徃而在山川秀異觸處皆有走初
易殊亭之邇未之嘗問泛然一下窄雖湖山江沔顧
見古人俛首內觀則亦有未能見殊於世者嘗謂為
政法古猶宜繼古人之志當其事任漫不加理使奇
人舊迹埋沒自我其政為可知矣庾公南樓猶虛成
於江鄂之郡殊亭偉觀故不可埋諸草莽也以亭居
澗飲寺後爰命主僧作而新之斥廣舊基粗為寬大
建以九月甲子以十月甲子落之聊記載其歲時用
見廢興之自至山川之殊狀遊眺之殊極則次山之
記在

誠臺記

武昌牙堂之後架有隙地數畝自夏世倣廢為汚
萊蟲蛇麋鹿之與居莫有一顧睇者走尸縣數月始
命疏而闢之樹之以修篁烏誅茅雜草恍若有得邑
塊之下披隴如臺轟然天成不畚不築下顧城邑居
掌鞅間林山蒼蒼環遶三面青葱醮碧非圖畫可擬
寒溪辟暑之臺殿纍纍然墮吾目中真吳楚之奇觀
也武昌鄂故地在魏為吳孫氏別都東晉為江州刺
史治有隋徙郡而縣英豪雋偉之士居是邦者不知
其幾人也以仲謀之雄傑元規之清尚次山之文翰

而猶無得於此予何人哉于斯有見則天之所賦於我者不薄矣可不敬之記曰誠者自成也而道自道也故夫斯臺之作豈人為哉命之曰誠臺焉明自成之義也其銘曰

凌雲已頽

嚴瀨殊貞

如何此臺

則之天乎自成

寒溪堂記

寒溪堂舊址在今堂西北二十步之路隅面莽作山環為墻壁草茅^醫塞僅給將給遊行登臨蓋無足尚走到官之始亭朽而顛會要之途送迎無所於是鳩

工命後^役更作新亭以為寒溪之名為期邑望而堂不稱不亦虛乎乃從主簿亮黃君邦俊尉番陽王君相躬行相宅蹤步溪干旋反求之得堂基于高岡之上火茅殺竹不築而成東望崇丘逶邐相屬嶽峯嶺岫聳翠周遭避暑之宮九曲之嶺高低隱顯如點綴其西南江水重湖西北時見寒溪在下樊山處西肇建此堂適堂^當其會四周曲檻不設門墉制矩^形從中弗侈弗陋勞來往送眺望遨遊凡今之人唯意所適蓋已西則就下秋夏或淪于水稍北有地可闢春冬取道又迂則夫斯堂之為基後來當不可易贈行折柳雨

雪來思如得其人安知不為他日武昌一勝賞也紹興上章執徐歲孟余之月記

勝亭記

江出岷山之流東於三峽放於雲夢之澤吞洞庭之水納湘沔而東之至樊山而少折樊山之趾得古鄂城為吳孫氏之故都其地前左水澤右背山陵青嶂澄流映帶環合如屏如畫觸處清陰荆山而南一竒觀也由縣而北有亭峙於岡阜不知誰何氏所作世目之以勝亭焉遊武昌入境而改視入邑而改觀其山川之秀麗原田之沃衍固已甲於荆楚或不可以

名狀至於登勝亭窮達境觀江流之汗漫望淮甸之平夷右西塞而左東坡泛中原而涵大澤淮山如拱蹲踞參差郎岑西來重岡數疊龍蟠醜水聲如佩環旦夜陰晴雲霞萬狀自冬徂暑葭葦黃蒼雪月之明光景物之變見紛紛擾擾有不可得而齋者內觀其邑已覺天壤之為間天下江山之勝其孰能尚之走始欲更其名而不可聞攝令程鵬舉嘗請書於楊退翁運屬於是取榜懸之且為之記昔孔子登東山而小魯登泰山而小天下遊勝亭者不幾於是乎

正己堂記

城臺以北得射圃之舊地帶江面嶺据岡阜而極坦
夷真武昌之形勝也自中興偃武徹備諸城汨沒苞
蕭非復往意乃紹興己卯詔書閱弓兵武事於是邑
尉番陽董君經之營之番陽王君踵而成之張設射
侯創新堂陞適走行保伍之政因命同僚落烏王君
為堂請名走命之曰正己以為大人正己而物正射
法於是乎取故正己而後發失諸正鵠則反求諸己
至於升降步武揖遜威儀一本諸躬用能不爭古之
觀德者以是厥有旨哉孔子曰吾何執執御乎執射
乎吾執御矣是則射御之旨執寧足以周之古者寓

兵於農非徒教戰而已射御之法使人知之知正己
以成身則天下無事矣武昌當天下孔道南隣大治
豫章北而申蔡蘄黃為姦人盜賊之淵藪有文事者
必有武備令亦闕矣王君泉走之為之蓋將發政于
弓兵聯保伍之民遊於此學於此閱習於此以自成
於此由正己而格物其庶矣哉

艮止亭記

說卦艮為山為門取象不同同歸於止故曰艮止也
萬物之所成終而成始也是以大學之道在止於至
善禹曰安汝止惟動丕應後志止之為義亦大矣天

不止則不清地不止則不寧人不止則不行物不止則不成天地萬物必有止而後成也知止斯靜靜斯安安斯慮安身應物萬世不易之道其惟止之云乎法像門山不幾於是鄂巖邑也枕山而縣郎亭樊阜西南而來西北而止重岡復磴曲折委蛇自下而高不知其幾疊也翔飛之勢萃於牙庭止於誠臺之所舊通徑路為之閉曰山門下直誠臺趣乎射圃徘徊轉眄無限青山修竹蒼蒼映帶官柳廢而不治茅茨塞矣走為危亭四礎弗侈弗庳小徑依然其門不改周遭設檻以適登臨即之可以關去來閉出入居之

可以極遊眺共賦歌景物風光今後庭之極止也中外有適何莫由斯惟天地萬物之生成未始非出入于良邦畿千里固惟民之所止也縣成天子始終之政可不止其止乎此經卦而命之名故亭名曰良止庶幾厚終於教良不為外物而遷抑止躬之誼也後之君子信能不改斯度以觀象乎兼山動靜惟時思止其位用光明於是道不亦善乎

梅廡記

武昌尉寺舊無憇息之地退食之次燕伸無所番陽王彥材作尉此邑始即其堂之中廡少加葺墜闢其

夾砌樹梅為命之曰梅軒以使安其退省而請記於
走曰梅嘉菓也吾取其實珍其味其花芳潔雅淡吾
高其致衰其馨香故名尉之德稱者宜莫若梅子真
吾慕其為人相吾名也又梅之別則夫花樹之植吾
庭砌者惟梅為宜名軒以梅其誰曰不可走曰公言
得已而未之盡也夫梅之為物非其果之尚也窮冬
凜寒怒風號雪凋零百物竹柏猶瘁此木之常也而
梅花於是則其標為可稱也芳香婀娜門綵凌霞以
艷相高以芬相軋此花之態也而梅幽香潔白之為
素則其德為可貴也木無不實無實於果甘酸異味
適口一時此果之材也而梅有鼎羹之和則其用為
可重也德純而不貳恬素而弗矜四時一是華實相
當古之人有合於是見覽於後者非子真而誰歟斯
為取斯公比德于是矣斯廊也而謂之軒斯名之未
正正名梅廡始是後人與公臨廡之梅名德俱稱箋
居翦伐之戒非甘棠比矣彥材唯唯因書榜而為之
記

身家先且難得此身家難得者三十一

夫公海內名士也其言必當有補於世

為其文章其言必當有補於世

其言必當有補於世

其言必當有補於世

其言必當有補於世

其言必當有補於世

其言必當有補於世

其言必當有補於世

其言必當有補於世



程